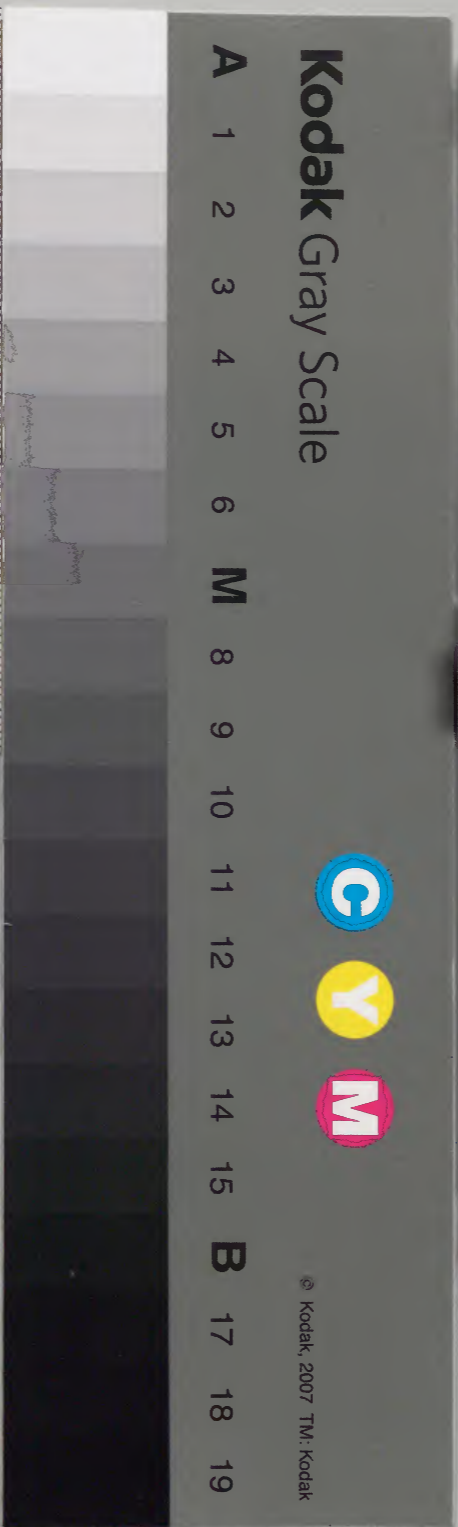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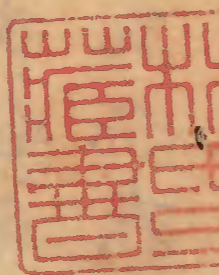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522
冊數	2 ( 2 )
函號	316 45



魯齋全書卷之四



淺草文庫

四川按察司副使河內郝紹玉卿編集

翰林院修撰經筵講官懷慶何瑋粹校正

河內縣知縣關西高侏冠英刊行



直說大學要略

大學之書是孔夫子的言語當時孔子為魯君不用就魯國便去周流齊燕趙宋陳楚衛七國那七國之君也不用孔子却來魯國教三千徒弟於內有箇徒弟喚做曾子那箇記述孔子的言語做成大學阿的

是根脚起處。如伏羲神農黃帝從有天地以來為頭  
兒立這箇教人的法度。選着好人做司徒。復示以教  
人的緣由。伏羲在位一百六十四年。神農在位一百  
四十五年。黃帝在位一百一十年。堯在位一百一十年。  
舜在位五十年。後頭到夏商周三代。這教人的法度漸  
漸的完備了。朝廷的宮裏。大城子裏。小城子裏。以至  
村裏。都立着這學房。上至朝廷的孩兒。下至公卿大  
夫。每的孩兒。百姓每的孩兒。聰明的。八歲入小學。十  
五入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德是人心都有。這德性虛靈不  
昧。因後來風俗變化。多有昏昧了。處孔子所以說這  
在明明德。正是教後人。改了那昏昧。都教德性明着。  
明德中便知天地造化。陰與陽相為運行。中間便有  
五行。金木水火土。陰陽是春夏秋冬。四季。春屬木。夏  
屬火。秋屬金。冬屬水。四季屬土。

土寄旺四季各十八日

木是仁。火是禮。土是信。金是義。水是智。夫婦是陰陽。  
人受五行之氣成人。天與人的仁義禮智信。仁是溫  
和慈愛。得天地生萬物的道理。義是決斷。事物不教  
過去。未教趕不上。都是合宜的道理。禮是把體面教

重為良的道理。智是分辨是非的道理。信是老實不說說的道理。這五件雖是天與人的德性。一箇箇人都有人人各有稟受不同。稟得清氣多的。生得精細。稟得濁氣多的。生得不精細。便如蜜蜂兒有箇頭兒。便自理會得那君臣的道理。大虫豹子不喫他孩兒。便自省得那父子的道理。鴈大的小的。廝隨着成行。飛呵。便自省得那兄弟的道理。狗認得主人。便自省得那恩義的道理。雖是人後來多被昏濁的氣蔽得。那德性不明。天生的好聰明的人。出來教與萬民做主人。做師父。教道。著人教。都省得他元有的仁義禮智信。不教昧了。其間行得高。了人及不得的。做得大事。可以做聖人。行得較低處。可以做賢人。便如孔子道。湯王去沐浴盆上寫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如人身上有塵垢。今日洗了。明日又洗。每日洗得身上乾淨。若一日不洗。呵。便塵垢生出來。恰似人心裏常常地思量。呵。好公事。每日行着。不教錯了。若一日不思量。呵。恐怕便行得錯了。這的是那明明德。有說那在新民。呵。民是天下百姓。若不教不道。多是合仁處。不仁。合義處。不義。合禮處。不禮。合智處。不智。合信處。不信。眼中只要見好顏色。耳中只要聽好音樂。口中

只要喫好茶飯鼻中只要聞好香氣只要快活一就  
把那心都使得這上頭去了不問道理合與不合只  
揀他愛的便做此等人雖有人形便與禽獸一般了  
聖人出世自己能明明德見這般人教與那天與的  
仁義禮智信五常之德將在前錯行了的改過自新  
這的便是新民在止於至善是那事最上等好處且  
說朝廷根前行呵把心敬謹便是為官的道理最上  
等好處爺娘根前孝順便是為子的道理最上等好  
處以至孩兒每根前慈愛便是做爺娘的道理最上  
等好處與人做伴當呵信實不說說便是伴當其間  
的道理最上等好處這幾件都依著行呵便是止於  
至善

一件事到根前心裏知有處置便心定心既定更休  
動便是靜能心靜不亂便是能安呵是能處置  
便理會得那不合怕的不怕不合喜的不喜不合怒  
的不怒不合憂的不憂敬心常在這其間將事上心  
細尋思自有得處然後理會格物致知聖人教人今  
日學一件把那一件道理窮究到是處明日再去為  
一件又恁的窮究今日明日只管窮究將去或者文  
書評論古人是的是的不是的或是眼前見的事思量命

做不合做的這幾般一件件分揀得是呵便是格物  
這般窮究了多咱心裏都理會得久而聞天下事好  
的歹的合的不合做的都省得了心上明白無些昏  
蔽便是致知誠意是那不昧自己不謾別人便是誠  
意如臭穢之物人見便嫌是真箇好的顏色人見  
便愛是真箇愛此便是誠意雖獨自坐時也常把心  
來休教縱了小人大人不見處甚的歹勾當不做出  
來及至見人口裏則說道俺做好公事却不知道好  
人先自知他做得歹了那肚皮裏肝和肺上事都被  
高人見了這般說說呵謾不過人怎似那人誠實的  
心正正當當地孔子道脩身在正心心是一身的主  
宰心若主得正呵身裏行得不錯了若那心偏了呵  
不合怒的便怒不合喜的便喜不合愛的便愛不合  
怕的便怕我若行得正做得正呵我又怕甚麼怒也  
怒得是喜也喜得是憂也憂得是比如怕呵有幾般  
怕便備做宰相的人見朝廷行得錯了便合諫若  
朝廷怒呵也不合怕死若怕死隨著朝廷行得錯了  
不諫呵便是不合怕的怕不合怕的怕便是箇不合  
進的進不合退的退一般意兒若事上不用心眼前  
見也不明白耳中聽也不分明口中喫也不知滋味

心既正身自循得正身既脩得正家使可齊齊家又  
在脩身身是一家的主自己一身既是做得正咱一  
家人大的小的親的不親的家法自然不亂了若是  
自己已有偏愛的有偏嫌的有偏怕的有偏敬重的有  
偏可憐見的有偏小覷的愛的<sub>不</sub>合將那歹處也愛  
嫌的<sub>不</sub>合將那好處也嫌更說比喻爺娘愛孩兒好  
不知孩兒每不是處身上有一件偏向便是不會齊  
家齊得家事便是治國 度治國又在齊家凡人  
心既正了身又脩得正 家之中為父者慈為子  
者孝一日在朝廷為官 於君在家兄弟和睦在

外與人做伴當老實心裏慈愛覷着百姓恰似覷着  
家裏孩兒每一般只要教百姓快活便是自己快活  
一般孔子道一家仁一國興仁如堯帝舜帝行仁天  
下皆行仁桀王紂王不行仁德政事暴虐待教天下  
行仁百姓每怎生行得仁上頭人不曾教導下頭人  
怎生學得自古好人都會自己身上尋思自己心正  
便能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做得有如平天下在  
治國若能以禮讓治國呵必能以禮讓治天下比這  
堯帝讓位於舜朝廷眾官皆興讓這的是孔子道一  
家讓一國興讓天下皆這般地呵那裏有那相爭還

報的道理在上的敬老人在下的便孝順在上的重  
長上在下的便敬長上頭人物孤念寡下頭人便可  
憐見群孤寡在上者不以正禮使在下人在下者也  
不肯盡心以事其上若不以正禮使在前人在後者  
也不肯盡心若不以正禮使右邊人左邊人也不肯  
盡心

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若文人武人都是這箇道  
理聖人千言萬語不過只是說這幾件的道理這幾  
件的道理須索用自己心一件件體驗過依着行呵  
便有益若不用心體驗便似一場國語也似這般說

過去了便無益

一件錢穀是國家大事生財有箇道理作生活  
者多食用者少做造者多使用處不過當這般

呵財常不闕少

一件宋宰相呂正獻公會說做宰相只理會錢  
呵不是好事百姓是國之本財是百姓之心多  
取斂錢財必損着百姓損着百姓必損着國家  
小人多收斂錢財教君王見喜君王不覺百姓  
生受却道國家有利益君王又道此人肯受天  
下怨却不知天下怨氣只在君王處因此上賢



的君王在事前處置得不教生亂

孔子道脩身在正心這的是大學裏一箇好法度能正心便能脩身能脩身便能齊家能齊家便能治國能治國便能平天下那誠意格物致知都從這上頭做根腳來大槩看來這箇當於正心上一步一步走着去一心正呵一身正一家正一國正這的便是平天下的體例這般心正的人有那好勾當便肯向前去做見那歹勾當便不肯向前去做如那朱晦庵解了六經四書諸家文字許多生受了他是一箇正心的人肯去做呵做的都是那好勾當如古時有箇柳盜跖專一要做賊打劫喫人的心肝也是一箇昧心不是那正心的人都做得歹了教後人道不好將那顏回來比呵便見得柳盜跖歹顏回好顏回是能正心的人盜跖是不能正心的人若是正心呵恐怕身上有些兒不是處一日家三遍思量不教有些兒不到處都教做得正正當當地好似這般便能齊家能齊家則俺家大的小的都學俺一般樣好不教大的不做大的不做小的治得這家齊呵便治得那國事也好治國是做朝廷的政事大勾當平天下是治得那國事好教天下四海內外都太平的勾當心若有些

國事好教天下四海內外都太平的勾當心若有些

兒不正便是昧了心便是要去謾人謾了下頭人呵  
便是昧心謾了上頭人呵天也不可憐見有一等人  
常常的做歹勾當却來人面前說道俺做的勾當好  
便如掩着那耳朵了去偷那鈴的也似他自道別人  
不見他不知道別人先自見了他和他的肺上肝上  
的事都見了這般的便是那心不正昧了心要謾人  
的人大槩論來大學只是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細  
分開却有八件且如明德新民比着堯帝去征苗民  
有苗民並驩兜作歹的人將那已前歹的心都改正  
了重新做箇好人却用做好勾當又如楚平王在臨

潼關實用那賢人贏了諸國孔子道楚書說楚國無  
以為寶惟善以為寶這的是那楚國有好人所以楚  
國強這般樣思量呵便是明德新民到得那至善的  
意兒這三項都從心正上做若心正也能誠意也能  
格物也能致知這其間一箇心正仁義禮智信三綱  
五常君臣父子老的小的都正如桀王暴虐紂王寵  
妲己只理會快活多徵百姓每差發錢積在那鹿臺  
庫裏糧積在那鉅橋倉裏却不思量這般東西都是  
百姓每身上脂膏教百姓每怨不好天下諸侯都怨  
為這上賢的大比干諫他又將比干殺了天下諸侯

每都投奔西伯昌西伯昌死西伯昌的孩兒武王興  
兵伐紂將紂王殺了這的都是那不能正心做壞了  
家國又如周幽王愛褒姒褒姒是幽王的妃子褒姒  
尋常不好笑幽王要褒姒笑却去烟火臺上擂鼓燒  
火諸侯每尋常將這火鼓為信號纔見擂鼓燒火則  
道是賊來害幽王諸侯每都來救幽王平白地擂鼓  
燒火諸侯每都來褒姒見了大笑諸侯每來到見沒  
事知道幽王召咱每來只是要引得褒姒笑或別一  
日申伯將引西番軍馬來殺幽王幽王燒火擂鼓諸  
侯每都不來救幽王被西番殺了褒姒被西番擄了

這的是不能正心便是沒誠意自將國家壞了如隋  
煬帝科天下數萬人夫開河脩路栽花插柳打造龍  
船準備開了河道差天下夫都拽船去遊玩揚州這  
般害殺天下百姓壞了國家至今人都笑罵將這堯  
帝讓位與舜帝比呵堯帝是箇正心的人認得舜帝  
也是那正心的人便肯將那位來讓與舜做若當時  
堯立丹朱為主呵也由堯帝堯有這般肯心讓與舜  
帝天下都無相爭鬪的心是以正心用正人天下  
後世說做仁賢之君孔子教人理會得這大學正  
要教人行得這大學便是正當當的人心若在便正

有些行不盡的政事決沒一些箇歪斜偏向處大凡  
為人件件從那正心上行得來自然有箇主張不胡  
亂行事又如前賢說道學好人的如造塔兒一般一  
步高如一步學歹的人似穿井一般一步低如一步  
天下事不揀甚麼公事都從那正心上做將出來撒  
不得那正心兩箇字心正的勾當在上的正呵在下  
的正也正一家正呵在下孩兒每都正一國正呵天下  
的人心都正備細思量正心是大學的好法度

讀易私言

初視位之下事之始也以陽居之才可以有為矣或

恐其不安於分也以陰居之不患其過越矣或恐其  
懦弱昏滯未足以趨時也四之應否亦類此義則或  
困於弱有應則或傷於躁坎無大抵柔弱則難濟剛  
健則易行故諸卦柔弱而致凶者其數居多豫剝坎  
旅小過剛健而致凶者唯頤大壯夬而已若總言之  
居初者易貞居上者難貞易貞者由其所適之道多  
難貞者以其所處之位極故六十四卦初爻多得免  
咎而七每有不可救者始終之際其難易之不同蓋  
如此一本作其難易  
艮六居初者九八陰柔處下而其性好止故在謙則

合時義而得吉在威則感未深而不足進也。以是才  
居遜則後於人而有厲然位卑力弱反不若不往之  
為愈也。蹇之時險在前也止而不往自有知幾之譽  
勉於進則隱於險也。艮以止於初為義故但戒以利  
永貞漸之才宜若此也。雖小子有言於義何咎旅雖  
有應而不足援也。斯其所以瑣瑣乎。小過宜在下而  
反於上斯其有飛鳥之凶乎。柔止之才大率不宜動  
而有應動而有應則應反為之累矣。謙最吉小  
過最凶  
坤六居初者九八坤柔順處下其初甚微而其積甚  
著故其處比與否之初也。皆能獲吉豫有應在上是

動於欲而不安於分也。凶亦宜乎。一本無  
上二段

二二與四皆陰位也。四雖得正而猶有不中之累。况

不得其正乎。一本平上  
有者字二雖不正而猶有得中之美。

况正而得中者乎。四近君之臣也。二遠君之臣也。其

勢有不同。此二之所以多譽。四之所以多懼也。二中

位陰陽處之皆為得中。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

謂其才如此。故於時義為易合。時義既合則吉可斷

矣。一本吉上  
有其字况而言之。九為陽者本吉也。陽雖本吉

不得其正則有害乎。其吉矣。雖得正矣。不及其中亦

未可保其吉也。必也當位居中能趨時義然後其吉

乃之允為陰者本凶也。陰雖本凶不失其正則有緩  
乎其凶矣。雖失正矣苟居中猶可以免其凶也。必也  
不正不中悖於時義然後其凶乃定。故陽得位得中  
者其吉多焉。陰失位失中者其凶多焉。要其終也合  
於時義則無不吉。悖於時義則無不凶也。大矣哉。時  
之義乎。一本自究而言之以下  
文少不同今重錄如左  
允陽本吉允陰本凶。陽雖本吉不得其正則害乎吉  
矣。得正矣不及其中亦未保其吉也。必也當位居中  
能趨時義然後其吉乃定。陰雖本凶不失其正則緩  
其凶矣。失其正或能居中猶可免其凶也。必也不正

不中悖於時義然後其凶乃定。故得位得中之陽其  
吉多焉。失位失中之陰其凶多焉。要其終也合於時義  
則無不吉。悖於時義則無不凶。大矣哉。時之義乎。  
乾九二九剛健之才也。而承乘又剛健是剛健之至  
也。處陰得中有溥博淵泉時出之義。臣才若此其於  
職任蓋綽綽然有餘裕矣。夫剛健則有可久之義。得  
中則有適時之義。兼二者而行雖無應可也。况六五  
虛中以待己者乎。此八卦所以皆無悔咎而有應者  
允為美也。

允九二允之九二剛而得中也。雖承上於柔邪不足

為累此以得中之義為勝也獨節之為卦自有中義  
所不足者正而已今既不正矣其何以免於凶乎

巽九二允之中以剛為說巽之中以剛為入皆有才  
適用之臣也然兌務於上上一陰為主巽務於下下一陰為主

其勢有所不同如井之義貴於上行也而九二無應  
徇已才而下之違時拂義人莫肯與以谷射甕故取

象其亦宜乎

坎九二下陰一本作柔柔一本作陰之始也上陰一本作柔柔一本作陰

之極也而以陽剛之才獨居中焉是已無賴於彼而

彼有待於已也加以至尊一作君主應之則險道大行不

爾然作則幾入於困矣大率有應而道行則以貞幹

之義為重無應而處中則以須守之義為重錯舉而

言一本作錯則卦之才皆備焉

坤六二否之時不為窮厄所動豫之時不為逸欲所

牽非安於義分者莫能也坤之六二居中履正且又

靜而順焉宜其處此而無敗也雖然創物兼人陽之

為也柔順貞靜陰之德也以陰之德而遇剝觀則剝

傷於柔而觀失於固矣夫何故時既不同義亦隨異

此六爻所以貴中正而中正之中有隨時之義也

震六二六二陰柔而在動體雖居中履正然下乘陽

剛成卦之主其勢不得安而處也非惟其勢不得安  
而處揆其資性一本作才質亦不肯安而處也或上應或  
下依有失得之辨焉復無應而下仁吉之道也過次  
則違道而非正矣隨頤益之時方受彼也上下之來又  
何患焉無妄之世方存誠也或應或依祗足為累他  
卦皆以乘剛之義為重也屯震大率處則乘剛動有  
得失一本作得非坤二柔中之比也一本震六二後  
艮六二以剛處上以柔處下尊卑之勢順也艮之大  
體既備此象矣而六二又乘剛履柔居中得正宜其  
處諸卦而無過也雖然柔止之動居禮制若當大有

為之時則有不可必者故在蹇未能濟處艮莫能止

究其用心忠義正直終不可以事之成否為累也一本

不可必作不可畢竟其用心作  
究其處心為累也作為疵也

離六二初與三剛而得正皆有為之才也然其明照

各滯一偏唯六二中正見義理之當然一本無而其

才幹有不逮其明善者甚矣才智之難齊也得有應

於上一本無則明有所附矣然非剛之善用明實明

之能自用也大抵以剛用明不若以明用剛之為順

故八卦用五附三其勢略等而離之六五有應於下

者為最美也



三卦爻六位唯三為難處蓋上下之交內外之際非  
平易安和之所也故在乾則失於剛暴在坤則失於  
柔邪震動而無恒巽躁而或屈離與艮明止係於一  
偏坎與兌險詭至於過極皆凶之道也然乾之健雖  
不中也猶可勝任坤之順雖不正也猶能下人二者  
之凶比他爻為少緩若夫坎之與兌以陰處陽以柔  
乘剛不正不中悖忤時義其為凶也切矣是知乾坤  
為輕坎兌為重總而論之亦曰多凶而已矣  
乾九三過剛不中難與義適然以其有才也故諄諄  
焉戒命之曰夕惕曰敬慎曰艱貞庶或有可免者不

然則用所偏而違半義矣凶其可逃乎

四四之位近君多懼之地也

一本作近君之位  
先生親致如此以柔

居之則有順從之美以剛居之則有僭逼之嫌然又

須問居五者陰邪陽邪以陰承陽則得於君而勢順

以陽承陰則得於君而勢逆勢順則無不可也勢逆

則尤忌上行上行則凶咎必至離之諸四皆是也震

則四為成卦之主才幹之臣也且能動而知戒是四

有補過之道

一本過  
作剛

以陽承陽以陰承陰皆不得於

君也然陽以不正而有才陰以得正而無才故其勢

不同有才而不正則貴於寡欲故乾之諸四例得免

咎而隨之四夫之四有凶悔之辭焉無才而得正則  
貴乎有應故艮之諸四皆以有應為優無應為劣獨  
坤之諸四能以柔順處之雖無應援亦皆免於咎此  
又隨時之義也

乾九四九而居四勢本不順然以其健而有才焉故  
不難於趨義又上卦之初未至過極故多為以剛用  
柔之義以剛而用柔是有才而能戒懼也有才而能  
戒懼雖不正猶言也

兌九四履下而說則有樂天之反履上而說則有暴  
壽之嫌初九雖无應猶可也

一本作故初九  
無應猶可得吉

有應尚多戒辭也然以剛說之才易得勝任故有應  
者無不吉而無應者亦有免之之道云

一本勝任下  
作故有應無

應皆有得  
吉之道云

離九四陽處近君而能保其吉者以其有才而敬慎  
故也火性上炎動成躁急非惟不順君之所用且反  
為君之所忌也恣橫專逼鮮有不及禍唯噬嗑之去  
間睽離之相保與羈旅而親寡之時取君義為甚輕  
故其所失亦比他爻為甚緩

一本無故  
字甚作頗究而言之固

非本善之才也

震九四離之成卦在艮中故以中為美震之成卦在

乎下故以下為貴若是則震之九四乃才幹之臣也  
君之動由之師之動亦由之其功且大矣其位已逼  
矣然而卒保其無禍者何哉蓋震而近君有戒慎恐  
懼之義以陽處陰有體剛用柔之義持是術以往其  
多功而寡過也宜乎雖然功大位逼而不正不可以  
久居其所也久居其所則勲德反下此恒之所以戒  
於田無禽與一本作然而卒保無禍者以其戒慎恐  
懼之義也陽處陰位為體剛用柔持是  
以徃其多功而寡過宜哉雖然功大位逼而不正不  
可久居其所也久則勲德反下此恒之象有田無禽  
與  
巽六四陰柔之質自多懼也順入之才能承君也以

是而處每堪其任故八卦皆無凶悔之辭一本作陽  
上陰下與

坎不殊順而入之相得尤固  
此所以亦無凶悔之辭

坎六四其以陰柔得位而上承中正之君略與巽同

然又有以險之性焉以此處多懼之地則宜矣故小

卦亦無凶悔吝之辭一本作以陰承陽其勢已順而  
其才質且能周旋曲折不違於

正道宜處多  
懼而無咎也

艮六四以柔止之才承柔止之君雖已身得正一本  
已身

得作而於君事則有不能自濟者必藉陽剛之才一本  
曰居

應而後可以成功故離九應之則終得婚媾震九應

之則顛頤獲吉至於止乾之健納兌之說皆可成功

而有喜不爾然一本處剝見凶處蒙蠱見吝矣艮以能止為義能止其身則無咎可也

坤六四坤之六四不問有應與否一本六四下有皆無凶

咎蓋為臣之道大體主順不順則無以事君也一本

下作蓋臣之道子之道妻之道去於貞順貞順則無過矣

五上卦之中乃人君之位也一本作人君位也諸爻之德莫

精於此一本作莫有故在乾則剛健而斷在坤則重

厚而順未或有先之者至於坎險之孚誠離麗之文

明一本無巽順於理良篤於實皆能首出庶庶物不

問何時克濟大事傳謂五多功者此也一本此也獨

震忌強輔兌比小人於君道為未善觀其戒之之辭

則可知戒一本則作觀其辭則

乾九五剛健中正得處君位不問何時皆無悔咎唯

履之剛決同人之私昵不合君道故有厲有號咷

乾九五是剛健中正之才而處人君之位也云云故有厲與號咷也

兌九五下履不正之強輔上比柔邪之小人非君道

之善道也然以其中正也一本作執非善故下有忌

而可勝上有說而可決大哉中正之為德乎一本無

離六五強輔強師而六以六字文明柔中之才而麗

之才一無而字悔可也也事可濟也然更得九二應之為

貴濟也下一本作更得故大有睽鼎未濟皆吉而他

卦止以得位得中而免也一本無他卦二字有

震六五九四陽剛不正之臣一無九之為動之主而

六五以柔中乘之六字無其勢可嫌也也一無得九二剛

中應之其勢頗張故恒大壯解歸妹比他卦為優而

豐之二五以明動相資故其辭亦異焉一本作故亦

過之無應也

巽九五以巽順處中正又君臣相得而剛柔相濟相

得則無內難相濟則有成功不待於應自可無咎應

則尤為美也一作以巽順之道處中正之位君與臣

之難相濟則有成功之理不待於應而自能無咎也

坎九五以陽剛之才處極尊之位中而且正一無之位

四可以有為也然適在險中未能遽出能一故諸卦

皆有須待之義夫能為者才也得為者位也可為者

時也有才位而無其時一其字無不緩待之則有咎矣一本

作唯待為可待而艮六五君輔皆柔且無相得之義本不可有為也無

且字以六有靜止得中之才上依而下任也一作持

也字以六有靜止故僅能成功一無故字然非可大有為也無

柔中上藉故僅能成功一作及然非可大有為也無

然字可更或無應作一本更則獨依剛傳於君道為愈

下矣一作是不得於臣又不得

坤六五坤六居五雖不當位然柔順重厚合於時中

有君人之度焉得九二剛中應之則事乃可濟故師

泰臨升或吉或無咎而他卦則戒之之辭為尤重蓋

陰柔之才不克大事且鮮能永貞故也一作以六居

得九二剛中濟之事乃可立故師泰臨升或無咎而

他爻率皆戒辭蓋陰柔之才不克自立又鮮能永貞

上上事之終時之極其才之剛柔內之應否雖或取

義然終莫及上與終之重是故難之將出者則指其

可由之方否解困事之既成者則示以可保之道無

妄頤家才適時甚足貴也臨離時過適則難與行也

人革漸才適時甚足貴也臨離時過適則難與行也

乾坤小蓄泰大過恒益義之善或不勸則直云其

吉可也大有剝大勢之惡或不可解則但言其凶也

也訟比噬嗑復坤明夷夬有始不得志而終無悔者

者始同人有始厭其欲而終有過敗者萃因其偏而用

者才尚可也升蒙反其常而動者事已窮也師謙質

雖不美而冀其或改焉則猶告之豫大壯雖處極

而見其可行焉則亦諭之需艮有成終之義故八卦

皆善蒙蠱賁剝大

履係於所履觀係於所生吉凶不敢主言也大抵積

善

微而盛過盛而衰有不可變者有不能不變者六爻  
教戒之辭唯此為最少大傳謂其上易知豈非事之  
已成乎一作蓋其事

讀文獻公撰著說

盧君校正撰著之說一本作校定曲折艱深辭意隱晦及探其所以去取之由則有甚可疑者如舊說一爻變究以四齊之而不合乾坤六子之率及為自說乃以八齊之一法而兩其數其為不同已甚可怪况四齊八齊之後尤不能一字無見靜變往來之實雖能苟合其率而不知實不相似也且初撰必令多少之

數均是分二之後不掛一而掛二也既遠大傳又悖

先儒其不敢以為然也審矣為遺書為演八卦靜變

往來之數云一字無為乾而靜者八千一本自註云諸

多而一爻變者次之二爻變者又次之三爻變者為最少

一爻變而之巽之離之兌者皆四千八百

二爻變而之艮之震之坎者皆二千八百八十

三爻變而之坤者一千七百二十有八一本無

計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正合十五畫卦之數

數成卦則六十四備矣六子皆放此一本無正合至做此止云坤與六子同

為坤而靜者二萬一千九百五十二

一爻變而之震之坎之艮者三千一百三十有六

二爻變而之兌之巽之離者四百四十八

三爻俱變而之乾者六十四故以光動而陰性本靜

計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一本無此

為震為坎為艮而靜者皆一萬五千六百八十

一爻變而之坤者皆七千四百有八

而震之兌離坎之兌巽艮之離巽者皆三千七

百四十

二爻變而之乾者皆三百三十

而震之坎艮之震艮艮之坎艮者皆一千三百

四十四

三爻皆變而為巽為離為兌者皆一百九十有二

右三卦亦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一本無此數

為巽為離為兌而靜者皆一萬一千二百

一爻變而為乾者皆一千六百

而巽之艮坎離之艮震兌之坎震者皆六千七

百二十

二爻變而為坤者皆四千二十二

而巽之離兌離之巽兌兌之離巽者皆九百六

十



三爻皆變而為震為艮為坎者皆五百七十有六

右三卦亦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一本無此數却有八

卦靜變之數計二十六萬二千一百四十四凡二十八字

諸卦之數大率靜者最多而一爻二爻變者次之本

作一爻變者次之二爻變者又次之三爻俱變為最少蔡氏曰一奇一

耦對對待者陰陽之體陽三陰一一饒一乏者陰陽

之用故四時春夏秋生物而冬不生物天地東西南

可見人之瞻視亦前與左右可見而背不可見也不

然則以四十九蕃虛一分二掛一揲四則為奇者二

為偶者二而老陽得八老陰得八少陽得二十四少

陰得二十四不亦善乎聖人之智豈不及此而其取

此不取彼者誠以陰陽之體數常均用數則陽三而

陰一也觀此則盧君之得失可見戊申八月庚辰識

于家塾用驗他日學之進否云

### 論陰

凡陰陽消長皆始於下故得下則長失下則消自始

少而至長極凡八消則始消而至消盡凡八長蓋消

之中復有長焉長之中復有消焉長中之消其消也

漸微消中之長其長也亦漸微故一復長而至三益

三復消而為二震二長而至四無四復消而為二明夷

二長而至四人家四復消而為三豐三長而至五同五復消而為二臨二長而至四中四復消而為三歸三長而至五履五復消而為三泰三長而至五畜五復消而為四壯四長而不消遂至於極也雖然此姑論六畫者然也積而至於九至於十二以至於無窮則所謂純陽純陰者正猶一尺之筭日取其半萬世不竭其細微之極非特不可取而得亦不可視而見也是知天下古今未有無陽之陰亦未有無陰之陽此一物各具一太極一身還有一乾坤也孟子謂萬物皆備於我者是也第未得一無之數滋而下之以見

吾生亦未得吾生之數泝而上之以見其元安得如康節邵先生者從而問之至元三年十二月二十有一日謹記時寓燕京崇天觀中

長

一三 二四 二四 三五

二四 三五 三五 四極

消

五三 四二 四二 三一

四二 三一 三一 二畫

小學大義

古者民生八歲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之子弟皆令入  
小學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  
文及其十有五歲自天子之元子衆子公卿大夫元  
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者皆入大與教之以窮理  
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小學大學之所以分也當其  
幼時若不先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  
性及其年長若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察夫義理措  
諸事業先之以小學者所以立大學之基本進之於  
大學者所以收小學之成功也三代盛時賢才輩出  
風俗醇厚蓋由盡此道也自秦始皇焚書已後聖人

經籍不全無由考校古人為學之次第班孟堅漢史  
雖說小學大學規模大略然亦不見其間節目之詳  
千有餘年學者各以己意為學其高者入於空虛下者  
流於功利雖苦心極力博識多聞要之不悖於古人  
者鮮矣至唐韓文公始引大學節目以為為治之序  
及前宋伊洛諸先生又表章大學一篇發明古者大  
學教人之法近世新安朱文公以孔門聖賢為教為  
學之遺意參以曲禮少儀弟子職諸篇輯為小學之  
書四卷其綱目則有三曰立教明倫敬身立教者明  
三代聖王所以教人之法也蓋人之良心本無不善

由有生之後氣稟所拘物欲所蔽然後私意妄作始  
有不善聖人設教使養其良心之本善去其私意之  
不善其上者可以入聖其次者可以為賢又其次者  
不失為善人此先王之時所以民用和睦上下無怨  
而比屋可封也然所謂教者非出於先王之私意蓋  
天有是理先王使順其理天有是道先王使行其道  
因天命之自然為人事之當然迺所謂教也故引中  
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數語為說  
蓋為教而不本於道則非教也為學而不本於道則  
非學也道者何父子也君臣也夫婦也長幼也朋友

也此天之性也人之道也知此則為師者知所以教  
人之道為弟子者知所以進學之方矣  
明倫明者明之也倫者倫理也人之賦命於天莫不  
各有當然之則如父子之有親君臣之有義夫婦之  
有別長幼之有序朋友之有信乃所謂天倫也三代  
聖王設為庠序學校以教天下者無他明此而已蓋  
人而不能明人之倫理則尊卑上下輕重厚薄淆亂  
而不可統理其甚者至於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  
不臣夫婦長幼朋友各不居其夫婦長幼朋友之分  
豈止不可統理將見禍亂相尋淪於禽獸而後已此

所以古之教者必以明倫為教而學者必以明倫為學

敬身序引孔子言君子無不敬敬身為大身也者也親之枝也敢不敬乎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聖人以此垂戒則知凡為人者不可一日離乎敬也况人之一身實萬事萬物之所本於此有差則萬事萬物本從而差焉豈可不敬乎敬身之目其別有四心術威儀衣服飲食心術正乎內威儀正乎外則敬身之大體得矣其衣服飲食二者所以奉身也苟不制之以義節之以禮將

見其所以養人者反害於人也分而言之心術威儀脩德之事也衣服飲食克己之事也統而言之皆敬身之要也蓋唯敬身故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間無施而不可此古人脩身必本於敬也

稽古載三代時聖人賢者已行之迹其綱目亦有三立教明倫敬身用此事迹以實前言其外篇嘉言善行皆載漢以來賢者所言之嘉言所行之善行其綱目亦各有三立教明倫敬身此外篇也衍內篇之言以合外篇則知外篇者小學之支流約外篇之言以合內篇則知內篇者小學之奉源合內外而兩觀之

則小學之規模節目無所不備朱文公集小學之書  
大意如此

對小大學問

人稟天地之德五行之秀所以為人故人之德有五  
仁義禮智信人之倫亦有五父子君臣夫婦朋友以人之德行於  
五者人倫之間各盡其分乃所謂奉天命立人道也  
然人生氣稟不齊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  
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凡上品下品之人分數  
常少而中品之人分數常多聖人立教使民生八歲  
皆入小學及十有五歲學有長進始與在公卿士之

子同入大學小學教人自下事上之道如子孝於父臣忠於君  
類大學教人自上臨下之道如敬天脩德節用愛民之類上知所  
以臨下則下順下知所以事上則上安上安下順此  
古昔治平之興必本於小學大學之教也

答丞相問論大學明明德

古之聖人以天地人為三才天地之大其與人相懸  
不知其幾何也而聖人以人配之何耶蓋上帝降衷  
人得之以為心心形雖小中間蘊藏天地萬物之理  
所謂性也所謂明德也虛靈明覺神妙不測與天地  
一般故聖人說天地人為三才明德的靈明天下古

今無不一般。只為受生之初所稟之氣有清者有濁者有美者有惡者。得其清者則為智。得其濁者則為愚。得其美者則為賢。得其惡者則為不肖。若得全清全美則為大智大賢。其明德全不昧也。身雖與常人一般。其心中明德與天地同體。其所為便與天地相合。此大聖人也。若全濁全惡則為大愚大不肖。其明德全昧。雖有人之形貌。其心中暗塞。與禽獸一般。其所為顛倒錯亂。無一是處。此大惡人也。若清而不美。則為人。有智而不肖。若美而不清。則為人。好善而不明。其清而美者。類鏡之明而平。其濁而惡者。類鏡之

不明而又不平也。其清而不美者。類鏡之明而不平。其美而不清者。類鏡之平而不明也。清美之氣所得的分數。便是明德存得的分數。濁惡所得的分數。便是明德暗塞了的分數。明德止存得二三分。則為下等人。存得七八分。則為上等人。存得一半。則為中等人。明德在五分以上。則為善。常順為善。常難明德正在五分以上。則為善。常順為善。常難明德正在五分則為善。為惡。常交戰於胸中。戰而未定。外有正人正言助之。則明德長。而為善。外有惡人惡言助之。則明德消。而為惡。清的分數。濁的分數。美的分數。惡的分數。

參錯不齊所以便有千萬般等第

此上論生來所稟

氣陰陽也蓋能變之物其清者可變而為濁之者可變而為清美者可變而為惡惡者可變而為美縱情

清美變為濁惡明之德天生聖人明德全明不用分則濁惡變為清美

毫功夫於天下萬事皆能曉解皆能了幹見天下之人皆有自己一般的明德只為生來的氣稟拘之又為生已侈耳目口鼻身體的愛欲蔽之故其明德暗塞與禽獸不遠聖人哀憐故設為學校以變其氣養見在之明開未開之明使人人明德皆如自己一般

此聖人立教之本意然為學之初先要持敬敬則身心收斂氣不粗暴清者愈清而濁者不得長美者愈美而惡者不得行靜而敬常念天地鬼神臨之不敢少忽動而敬自視聽色貌言事疑念得日日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己此持敬之大略也禮記一書近千萬言最初一句曰毋不敬天下古今之善皆從敬字上起天下古今之惡皆從不敬上生在小學便索要敬在大學也索要敬為臣為子為君為父皆索要敬以至當小事當大事都索要敬這一件先能着力然後可以論學之先要窮理且如



論人才如何知得高下云云

答或問不遷怒

此是聖人境界之事也如何便到得須是念思難始

魯齋全書卷之四終

魯齋全書卷之五

四川按察司副使河內郝綰玉卿編集

翰林院修撰經筵講官懷慶何瑋粹校正

河內縣知縣關西高傑冠英刊行

雜著

紀疑二事答李仲叔

家語已弓

聖人之道惟仁與義仁則物我兼該義則職業有分  
體用參錯莫可相離故語仁而不及義非仁也其流  
必入於兼愛語義而不及仁非義也其弊必至於為

我考西銘理一分殊之說尤為著明四五年來執此  
為是用是心以揆昔者人亡人得之說故卒難領會  
近又推而論之似終有不可行者且弓之為物細物  
耳雖曰人亡人得而勿求其失未甚顯也使楚子亡  
其民人亦曰人亡人得而勿問則已不可也况桀紂  
所失之天下即湯武所得之天下使曰人亡人得而  
勿恤則是滔暴之惡未可非而天命之斷未足懼也  
其可乎哉竊謂楚子亡弓之初當趣令求之求之不  
得當自反曰我蒞事不敬也委任非人也往者既不  
可追矣繼自今日競之焉業之焉任賢使能俾無再  
失則庶乎古人改過不吝克勤小物之義今乃舍此  
務以能忘為貴則是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也職業  
不守而以溥博自居無乃近為兼愛之說歟

論語子所否者

聖人之心固天地之心也然其處事接物必以己義  
制之初不問彼之天命何如也若以孔子之不與者  
遽為天之所厭則其說反似過高而有難克其類者  
如不見趙簡子而趙氏之世方興請討陳恒而陳氏  
之族方盛若以趙氏甲氏為不義則可也若遽以天  
厭言之則有礙矣甲橫若不死而仕漢則酈商必無

可友之義。曾子出妻，所適之人，曾皙必無受贖之禮。應事接物，恐止以已義制之，不必要彼以天之厭不厭也。今日所見若此，未知何如。

某再拜言來諭，以及身而誠為顏子樂處，意極精切。某雖未能悟，願旨已謹受教矣。家語論語說猶未盡曉，敢言所疑。

### 論子玉請復曹衛

論君子者必以德，論小人者必以詐。以德度德，則君子之優劣見焉；以詐較詐，則小人之勝負分焉。德也詐也，雖有善惡之殊，然各就其中間論之，則未始不以深造者為得也。為君子而不至於善，之長為小人而不至於姦，之雄則未見有以過人者。蓋嘗於晉楚爭霸之際，觀之楚之得臣，不自料其詐力之所造，與

文公君臣孰淺孰深，遽使伯棼請戰於楚，子告於晉師，請復衛侯而封曹，徒欲急間，詭匿勇於立功，而不知區區小數已墮文公之譎矣。以詐力之淺者，角夫詐力之深者，是猶以瑕而攻堅，以弱而制強，吾未見其可也。城濮之師，其所以潰亂而莫能支者，是果誰之咎耶？子玉請復曹衛，愚請數其失而論之。自周襄以來，世以詐力相高，然其詐力之所以高者，亦皆有

過人之才焉。識慮淺而不險者，不足以為詐。故伯比之聞隨也，遺其禍於數年之後；喜怒輕而量不弘者，不足以為詐。故句踐之滅吳也，忍其心於屢請之時。今得臣既昏且蔽，又蹕而急迺，欲擁西廣東宮與若敖六卒以挫堂堂之晉，宜乎其敗也。彼文公君臣巧譎萬變，自古為詐之人，未有出其右者。且明分曹衛之田以賜宋者，非厚於宋也；激齊秦之怒也，私許曹衛之復使絕於楚者，非愛曹衛也。致楚之戰也，至於退三舍而言愈恭者，用以驕敵；用以報德；用以感諸侯之心，用以作三軍之忿，而得臣於彼豈惟不知也。

方以誤彼，又且甘投陷穽，以致敵於其境，詐力之淺者，見挫於詐力之深者，亦不足重煩吾儒之議。然於楚子怒得臣之降，愚獨有矜焉。自楚之竊據東南也，憑陵華夏，號召諸侯，其威聲氣焰，懾動當世，亦可謂甚強矣。然楚子既命無從，晉師而得臣不忍私忿，固請一戰。楚子雖怒其不可而竟不能止，孰謂以跋扈之君反不能下制一臣，吁可怪也。三緇倒置，人倫不明。國雖強大而君子以為寒心，城濮之戰萬不可勝。政使偶而或勝，則得臣他日恃功專恣之禍，必有甚於喪師之慘矣。世之誣霸者，指以尚功利為言，殊不

知霸者之所為。橫斜曲直。莫非禍端。先儒謂王道之外。無坦途。舉皆荊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殃。彼詆伯者以功利。何其僭譽之深耶。斯言其至矣。

### 辨說

辨欲其信也。辨而後信。未若不辨而信。辨而不信。尤未若不辨之為愈也。辨之要在於自克。自克則喻。喻則無事於辨矣。偶未或曉。則盡其心善其說。以懇道之。猶或未曉不強也。二曉字一本皆作喻字幸而開悟。則歸美而加敬焉。晦其迹使人不知其出於己也。此辨之善也。雖然。辨出於不得已。而不肯有己者。是易言也。

也。易言則難信。難信則人亦不信。病其不信也。力辨之。辨之愈力。而愈不信。較勝不已。至於忿爭。敵日益多。力日益困。至其敗也。猶悔辨之不至。此豈辨之不至。辨之已甚也。吾竊嘆。憫思有以告之。未識其果信否也。既而悔之。以楔出楔。以酒投酒。是亦得已而不肯已者。五十步百步。又奚辨焉。姑記其說。時用自省。

### 高凝字說

高生講冠禮。子忝預焉。既字之。且求所以命生之意。因為說以告曰。世變以降。波蕩風靡。而天下日趨于薄。昔者聖人蓋憂之。故其垂世立言。莫非惇本。柳末

以謹厚篤實為勸。蓋天下之善必原於謹厚篤實。天下之惡必始於浮躁淺露。此尊君命生之名取於鼎象之意。與本云又改去古既遠。天下之俗日趨於薄。風靡波蕩一往而不可復。其間能以古道自重卓然不為流俗所移。其亦賢乎。况又益資學問之力以進乎道。則其厚也不為徒厚。其正也不為徒正。體用具行而於出處窮達無施而不當。其亦賢乎。尊君以古自立。而又以古道教生。其命生之名取易卦鼎象。疑命之疑。欲生之以厚自成也。以正自守也。猶鼎之時焉。雖然此體也未適乎用。欲生之博文約禮日篤於人道之常。猶鼎之享帝養人之用。不為法器而已也。夫父子君臣者天之命也。人之道也。

王生名字說

王氏子昔嘗從予遊。曾未閱歲。迺遷居燕。然于今蓋八數年矣。頃來復過吾門。狀貌加偉。而其禮節恭謹無異平昔。予嘉其虔心近厚也。思有以教之。因其求更前名。遂為說以命之。夫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君子所以終身守之者。誠知大中至正極不可去也。薄俗昏愚。鮮克由禮。昔為師友。今為路人。滔滔者皆是也。之子從學未久而獨能眷眷於相從之舊。非本心之

明有以自守其何以能之謹訓其名曰遵禮守之曰  
安卿誠能因其所已知擴其所未知因其所已能而  
推其所未能則他日脩身事親之際將不止如今日  
之王生也

果氏傷寒辨疑論序

先朝國醫吳敏脩著傷寒辨疑論定得仲景傷寒之  
要先生猶子璋亂後獨有其書頃嘗幸得而詳讀之  
槩見先生醫學之妙嘗謂醫方有仲景獨傳書有六  
經也必有見於此然後可與議醫然其文古其義隱  
學者讀之茫然不可涯涘今是書辨析疑似類括藥  
證至發先賢之未發悟後人之未悟雖以愚之不敏  
一讀且有開益彼專門業醫者得是說而推之則所  
謂茫乎不可涯涘者當了然矣目曰辨疑夫豈徒云  
已未冬十月戊戌河內許某序

祭鄰國公文

惟公之生運適衰周正途壅底大道凌遲公承三聖  
力辨群疑禽獸揚墨妾婦秦儀宜載于典宜配先師  
敢脩庶品敬薦于時

祭李生文炳文

惟生總角從吾誦詩讀書善言日親愚言日踈二十

安學志向吾儒經史晝夜筆硯朝晡道則周孔治惟  
唐虞究始與終論精及粗事我甚專敬我無渝不恤  
異議不為俗拘較之後生鮮或能踰我年四十病稔  
微軀別汝西歸待死鄉閭三年林下頗得安舒事既  
加少病亦尋除念昔舊學日就荒蕪思欲講明共力  
誰歟我來自西跋涉崎嶇省汝視汝操立何如身出  
門庭名聯士夫斐然成章不忘其初我竊慰喜有汝  
生徒遂意老日相與鄰居益汝新聞卒我前圖舊縣  
之別中懷未敷擬再會見叙此區々行舟催發水路  
縈紆十日之程歸復吾廬昔者憂汝多病而癯此別

安強謂必無虞訃音忽來告汝身歿我初聞之恍如  
乘虛撫手痛悼故淚長吟三日皇皇食無一盂束裝  
東行令婿與俱官事適丁引類連茹悠悠遠思阻越  
旬餘今我來期弔汝城隅不復歡迎但爾荒墟可勝  
哀哉可勝悲夫道之隳廢欲汝同扶天既奪汝天其  
喪予我年日衰我德日孤思之念之我心如剗汝之  
父母平日勤劬汝之兄嫂竭力馳驅汝未一報人世  
俄殊生非已有死獨誰無惟汝之死家道淪胥幾成  
而敗欲榮而枯念之思之能不嗚嗚魂兮魄兮知乎  
否半一盃薦生其饗良諸



留異行甫疏

竊以學務求師師明則正可就學賢期衛道道明則益以為賢義有當從謙何過執伏惟行甫先生德堪模範學究淵源已煩善誘之勤先著小成之效遠圖可望幼志俱親豈容中道之退歸深抑輿情之企莫智惟成物忠必誨人忍令諸子之無依坐視前功之不繼萬願復垂絳帳弘古人之舊風重受青衿起今日之新學謹脩短疏用表深衷切望高明特賜允許

寄左丞張仲諫書

吊者在門慶者在閭一倚一伏孰知其初君子存誠

克已就義始若甚難終知甚易可委者命可憑者天人無率爾事有偶然舍苗不耘固為有害助而堰之其害甚大既徵於色又發於聲天道無他庸玉汝成

留別譚老清

譚君老清辭氣溫雅自始識竊有慕焉既又見讀吾聖人書雖館傳暮夜手不暫釋益使人嘆仰又接其論議則尚慕古人以敦本抑末實學為己任雍容樂易大有以畏服人者方將鞭策駕蹇私擬竊效未能也將別再三求言正所謂借聽於聾假道於肯其不可也又奚疑雖然盛意不可虛辱特以私擬竊效者

告焉可邪否邪請之勤而後言其或亦可少恕耶夫  
人患不博古而博古者或滯於形迹而不可用於時  
人患不知今而知今者或徇於苟簡而有害乎道二  
者雖有皆未也惟學古適用隨時中理其庶幾乎君  
之尚慕古人雍容樂易既能是矣能是而又言之不  
幾於贅乎蓋將堅其所已至而期其所未至故云云  
又譚君彥清辭氣溫雅自始識切有慕焉既又見讀  
吾聖人書雖館傳暮夜手不輟釋益使人嘆仰既又  
接其論議則尚慕古人以有為於時為已任鞭策駕  
寒私擬竊效未能也將別反再三求言正所謂借聽

於齷假道於旨其為不可也同矣然盛意不可虛辱  
將以區區者告焉可耶否耶請之勤而後言其亦庶  
乎可耶夫人之學貴於師古而師古者或滯於形迹  
而不適於用也貴於隨時而隨時者或徇於苟簡而  
不中於理也二者其可謂善學乎惟師古適用隨時  
中理然後可與論學君之尚慕古人有為於時蓋能  
是矣云云

呈丞相乞致仕狀

許某呈其舊患脚氣復因憂戚變為腫此等病候類  
多難治三數年來止以忌慎之嚴苟延視息今乃叨

居要地陪列元臣之德乏才既不足以辦事非勲非  
舊又不足以服人虛負寵恩莫任憂畏以故耳增重  
聽心苦多忘腰痛未已而手麻腹滿絕輕而便澁有  
困危之勢無安養之期望加矜憐特賜聞奏使退循  
常分守舊資豈惟免尸位之愆亦可效育才之助心  
獲無憊病庶有瘳仰惟高明伏幸裁處右謹具呈

丞相

閣下

年 月

日許某呈

辭免京兆提學狀

後學儒人許某先於輝州承奉 令旨遷來京兆教  
授人家子弟欽依外令月初一日續奉 令旨該廩

宣撫保奏令某克本府提學者某自惟非才不敢祇  
受即於宣撫相公及以次官員處告覆至今未蒙允  
納竊聞提學官師表之任也儀刑多士檢正學業實  
風化人才之所自緣某早年羈旅學無淵源於舉業  
功夫未至成就若不量度叨冒寵榮取四方之譏辱  
王府之命不止為罪於一身也事有所係義在必辭  
伏乞宣撫使司詳察擬為回奏施行取鈞旨  
乙卯年三月 日儒人許某狀

設器歌

奉禮郎各齋戒丑前五刻執事助共設俎豆神位前

史祝祝史亦同在藉以席加中蓋自北而南分內外  
左十籩右十豆二四四三居俎後東西相向南北行  
一四二三分左右魚盞棗藻實籩中菁葵笋芥對于  
次豆兔魚並韭菹次籩桃榛及鹿脯栗芡菱盛最外  
籩醢醢雞豚儘西布羊俎東豕俎西熟載三端十一  
體正直橫長代短雙脇脊居中胙胙底上端更有肩  
胛膍此是十一羊如豕豕前更有祝版案羊前爵坩  
東幣籩籩豆兩間何所增毛血一豆南三登東西排  
實大羹登南更有三釧鼎和羹加杓東西等少南南  
北簠簋行簠二偏東實稻梁簋二偏西置黍稷東西  
正與兩俎直簠之間或有爐兩燭俎前安可無左  
右配位同前設更排籩豆在十哲籩鹿栗豆雞鶩著俎  
在籩南肉二斤籩豆之間容簠簋簠簋之中實黍米  
更加坩燭於俎南然後之間設酒醴北向西上加窳  
勺犧象齊盞及明水清玄設置二山罍六尊有坩俱  
相尾配位樽罍酒醴同設位之時稍近東東西盞各  
設象樽二亦加勺坩罍蒙階東既有罍洗位相對灼  
燔于庭中

書簡

與寶先生

老病侵尋歸心急迫思所以上請未得其門也邇來相從實望見教不意復有引薦之言意一聞之踉蹌且驚且懼卽舍中懇陳所以不可之故至於再三始蒙惠許違別三數日復慮他說間之不終前惠是用喋喋重陳向來懇禱之意嘗謂天下古今一治一亂治無常治亂無常亂亂之中有治焉治之中有亂焉亂極而入於治治極而入於亂亂之終治之始也治之終亂之始也治亂相循天人交勝天之勝質揅文也人之勝文勝質也十一無此字天勝不已則復而至於平平則文著而行矣一作平則斯文可以行矣故凡善惡得失之

應無安然者而世謂之治非一日之為也治一作治豈一日

之為其來有素矣一作人勝不已則積而至於偏偏

則文沒不用矣一作偏則斯文故凡善惡得失之迹

若謬焉者而世謂之亂之非一日之為也一作亂豈

其來有素也析而言之有天焉有人焉究而言之

莫非命也命之所在時也時之所向勢也勢不可違

時不可犯順而處之則進退出處窮達得失莫非義

也古之所謂聰明睿知者唯能識此也所謂神武而

不殺者唯能體此也或者橫加已意欲先天而開之

拂時而舉之是揠苗也是代夫匠斲也揠苗則害稼

代匠則傷乎是豈成已成物之道哉即其違順之多寡乃其吉凶悔吝之多寡也平生拙學認此為的信而守之固敢自異今先生直欲以助長之力擠之傷乎一作不救之地是果相知者所為耶區區者所望耶像然畫餅居之自若又豈區區無益清朝徒重後悔豈交游之泛不足為之慮耶抑真以樗散為可用之材也一作相愛之深未應乃爾必乃爾若夫春日池塘秋風朱黍夏未雨蚕老麥收冬將寒困盈倉積門喧童稚架滿琴書山色水光詩懷酒興拙謀或可以辦此也是以心思意向日日在此安此樂此言亦此書亦此

百周年折必期得此而後已先生不此之助而彼之助是不可其所可而可其所不可也其可哉將愛之實害之萬惟恕察言不能隱括悚息待罪

與耶律惟重

書奉寄耶律生久別不得會見豈勝懷想王之奇未審聞尊丈以下皆安良慰西山詩說與文公詩傳異同此非區區所能辨然夙昔愛生勤學似不欲虛其所問同雖自知淺陋猶喜一言之春秋壞於三傳此說固矣然盡去三傳而不讀吾恐擬議之失又甚於三傳書義壞於漢儒之序此說固矣然盡欲去之而不

讀吾恐逆度之差又甚於漢儒之序程朱以來講明  
究析其可信可疑亦畧有說蓋自焚滅之後歷千餘  
歲其間變故又復不少遺脫舛誤焉能盡如洙泗之  
舊雖語孟二書亦有可疑學者但當求其旨意溫柔敦厚  
經夫婦以身體之日積月累庶或有益至於此等疑  
議姑闕之可也舊見西山文字平實簡易不意此論  
急迫慢罵殊無溫柔敦厚含蓄氣象抑豈少日之為  
耶抑或他人為之而傳者之誤耶觀其考覈辨難出  
人意表未易折衷容俟會時更論鄙見如此未識果  
是否耶因風附意惟慎愛是望不悉

與子師可

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自汝孩提便令講習望於  
此有得他書雖不治無憾也今殆十五年矣尚未成  
誦問其指意亦不曉知此吾所以深憂也高齋來聞  
汝肯自勉勵勝於前日我心甚喜未識其果然乎韓  
遵道今在此言論意趣多出小學四書其註語或問  
與先生格言誦之甚熟至累數萬言猶未竭此亦篤  
實自強故能爾々我生平長處在信此數書其短處  
在虛聲牽制以有今日今日之勢可憂而不可恃也  
汝當繼我長處改我短處汝果能篤實果能自強我

雖貴顯云云適足禍汝萬宜致思此見且專讀孟子孟  
子如秦山巖巖可以起人偷惰無恥之病疑也相與  
輔導之  
至元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與子聲義之二執事

比年諸幼多病不勝憂苦近方收拾一二小者為可  
子讀書計政恐擾動不安聞令親傳道雅意甚非所  
望某之愚陋先生之所知也得受共成一廬與老妻  
稚子竭力耕鋤閑暇日會二三學者讀古人書則志  
願足矣且西去立壠不遠尤為快便日夜思此至熟  
也夫尊榮貴顯固人之所甚欲然鶴之乘軒隼之乘

墉豈惟取謗怒於天下彼挾矢者交會園徑殆其生  
之不能保將受之實害之先生不慮及此耶區々之  
懷冀蒙照察是以不避抵冒之罪極意盡言賢王誤  
采虛名曲垂召旨以學官之職降付鄙人逃去則不  
敢聽命則不能夙夜憂惶莫知所處聞二君子還在  
府已有解釋之路願賜教約夫尊貴安顯固人之所  
愛然鶴之乘軒隼之乘墉反足以賈禍而召怨曾不  
若安守貧苦之為愈也亂後雖處小庠實出僭安比  
年竭力經營田廬庶覆前日之非何意虛聲展轉至  
於如此二君子最知某者萬願為意某頓首再拜



與仲晦仲一

某頓首再拜兩君子執事將春敬惟雅况清裕其山野鄙人虛名過實不勝愧負仲一過京兆以稠人中不克款附所懷繼荷仲晦公特書慰勉使其寬而居安而待其時已為士君子家託二三子想從正句讀今復十數矣其束脩之供綽有餘裕恩旨益之以俸給是魚肉而又熊掌也以義制之不容有受且仲可導道之生理未治其事體自是不同再四辭於宣撫廉公左右未見從允靜言思之將苟避矯激之嫌必難免士林之誚託所以解之非二君子其誰可而弗

獲即有不安明公必能見察於言意之外也區區不已重附從宜李公幸矜亮

恩旨令某克京兆提學某之寡陋先生素知使依先所降恩命教人家子弟已愧不稱况提學之職必習知舉業場屋有聲者可得為之而某蹇淺昏昧一無所曉何以當此苟強顏為之不唯取笑四方為士友所責亦恐用非其人為當路諸公之累是以傾軫悃悃冒瀆陳說仲晦仲一二君子所願奉致此意何由使某得守先命少緩士林之議便夙不之伏賜誨藥邇者從宜李公來傳道二君子雅意佩感但病中不

作書為謝

與友人

把仲輝具恙日來所履良用恤然其也與子為師與  
令親為友不能善誘善導使入孝慈顧相怨交惡反  
出衰俗之下益自知平日區區初無小補德之涼薄  
其誤人乃如此可勝負愧勸道之言非有固吝但疇  
昔事幾方來嘗面陳可否猶黑白然且不見信今業  
已為之豈咫尺之書所可回邪雖然故舊之情不忍  
遂已擬托韓導道過蘇門款叙所懷雖知強聒罔濟  
以愚懇無他庶或有一中耳汝今所處固為甚難然

天下公議必責備于臣子必責備于賢者父之過即  
子之過也正當反躬自克百倍其勇令親之失亦汝之  
失也此若不悟勢將殆矣有無窮之悔矣重思重思

與李才卿冠子益揚元甫論梁寬甫病證書

梁寬甫證候右胸肺部也嗽而唾血舉動喘促者肺  
診也發熱脈數不能食者火來刑金肺與脾俱虛也  
脾與肺俱虛而火乘之其病為逆如此者例不可補  
瀉蓋補金則慮金與火相持而喘嗽益增瀉火則慮  
火不退位而痰癖反盛正宜補中益氣湯先扶元氣  
少以治病藥加之聞已用此藥而不獲效意必病勢

苦逆而藥力未到也。當與寬甫熟論。遠期秋涼庶就平復。蓋肺病惡春夏火氣。至秋冬則退也。止宜於益氣湯中。隨四時陰陽升降。浮沉溫涼寒熱。及見有證。增損服之。升降浮沉則順之。溫涼寒熱則反之。順其理和其氣為治之大方也。或覺氣壅。間服加減枳朮圓。或有飲間服局方枳木湯。數月後庶逆氣少回。逆氣回則治法可施。但恐今日已至。色青色赤及脈弦脈洪。則無及矣。近世論醫。有主河間劉氏者。有主易州張氏者。張氏用藥。依准四時陰陽升降。而增損之。正內經四氣調神之義。醫而不知此妄行也。劉氏用藥。務在推陳致新。不使少有拂鬱。正造化新新不停之義。醫而不知此無術也。然而主張張氏者。或未盡張氏之妙。則眩眩之劑。終莫敢投。至失幾後時而不救多矣。主劉氏者。或未悉劉氏之蘊。則却效目前。陰損正氣。遺禍於後日者多矣。能用二家之長。而無二家之弊。則殆庶幾乎寬甫病候初感。必深所傷。物當時消導不盡。停滯淹延。變生他證。以至於今。恐亦宜做劉氏推陳致新之意。少加消導藥于益氣湯中。庶有漸緩之期也。鄙見如此。未敢以為必然。惟吾才鄉元甫子。蓋共商論之。

與王濟川

濟川詳議友兄執事之用春來會見無恙也別去不  
知康為永訣追念往者相從之舊豈勝哀痛少者致  
養老者待養人之常理吾兄春秋高生業未遂已為  
憂苦不知又何以堪此也凶變之來莫測以為天耶  
人耶要必勉自寬解遠為後人慮庭玉回早叙區區  
之寄任重尤當自力餘不及盡言之

與韓邦傑

總判邦傑舊游相別之久相去之遠公務匆冗中乃  
不能相從之旧殊慰懷想而無競又論為學為政皆  
有進長尤可喜也某卧病僅一月未能出門無補公  
私徒增愧恐區區之念想諸公可憐也比會見望以  
時加愛加勉不能悉

與提學

提學先生執事顯之來審文况安適為慰向來會晤  
俱以匆匆不遂挽留之願別後寓此又復一年無補  
公私徒增憂懼念昔相與鄰居接壤課督兒輩種田  
讀書徜徉山水間以盡餘生此志竟得遂否病中草  
草奉候未間千萬保鍊是祝區區不能悉

與李仲實

總管友兄執事太夫人指館既不克奔慰又無便風

以奉區區可勝惆悵關中之別迨今幾十年不獲寧  
處夙疾纏綿重重憂患鬢髮白已盡矣何時一見細  
道久別之懷因風致附謝懇未間天氣尚熱萬祈以  
禮自愛不宣

與孫謙甫

謙甫友兄執事遠承惠問且知別後尊况佳安喜慰  
之至秀才德性可愛及此妙齡肯為學不輟其成就  
當有過人者今日所期雖未即遂或者天命未欲小  
成半事既偶然惟宜緩待不知以為何如會見時當  
更論秋涼保鍊是祝區區不宣

與趙輔之

宣撫公契舊執事託梁寬甫奉書想今已達秋涼遠  
惟文候康裕小事輒復干浼某人某之甥也聞為同  
儕所苦執事肯為區處得就安便甚望竹頭木屑或  
可量材用之又出望外也國務方殷不暇言此瑣細  
豈勝愧悚然親戚之求有不獲已焉者萬乞照亮未  
間惟為國為民自愛重

宣撫公契舊執事執別膏腴忽復許久豈惟交游之  
舊日積馳情向來定亂破敵為天下賴此又欽服之  
意不容已也某來辱惠音承起居佳勝太夫人亦康

律感慰可量某自去歲得脚氣近日始緩餘皆無可言者因夙奉報比良晤萬冀為斯民自愛區區不宣

與友人

向來報書想已聞達某行重附鄙意某自前年得還鄉甚思吾友相與鄰居方將經營復此遠出今居燕城日就衰朽何別離之易會聚之難如此也區區拙迹某人能道其實不足煩吾友慮比會晤唯祈以善自重不宣

與君瑞

先生侍側某來辱誨簡審聞尊况動止康裕甚慰遠懷某即此旅寓日益無聊某人歸能道其竄外人或傳曾受職任正由不知已者相玩戲也掛齒且不可况筆之書乎千萬乞照亮未間惟冀以道自愛區區不宣

與扈正之

正之鄉兄執事向在關中得幸相近以墳壠之故不遂相守吾兄遠送臨潼哭作為別可見顧愛之情如此其別後日復一日驅驅道路間憶昔者相從之樂可勝悵惘秋涼遠惟尊候洎仙輶各安裕某即此區區無足道者未間惟調護即前高大不宣

向在關中親近才卿文遠輩有講習之樂有切磋  
之益東還入紆擾冗中所接聞殊不如意加以衰病  
繼作旅寓遠方憶昔相從優游自得豈勝悵惘秋涼  
敬惟尊候泊玉集各安順人行草草附問會晤未  
切冀以時自愛區區不宣

與許仲常

向約鄧州迴即寄書來今不聞一信何耶生事當着  
實自力不須更求勾當慮日後愈無涯際悔不可及  
也當深思之比見惟勵不恙

與孫伯玉

伯玉友舊執事春初遠惟福履清佳老得吾友相與  
鄰居實夙昔所願方率兒輩結茅樹桑為讀書計不  
意有此行也今雖寓此請歸之念無日去心新居草  
初計多勞苦要當安心勉力庶可必成也因風示報  
為幸人行敬附鄙意

伯玉友兄執事犬子來知有幼孫之憂而生理又復  
不遂可勝動念人生所遇或厚或薄理有當然故聖  
人教我正要於此益堅益壯不可怯懦安也積學力  
行始亨之端犬子還能道區區也正遠惟千萬力愛  
不宣

與張休謙

左相心契執事十九日承手帑且同起居康勝喜慰不可量某之拙學無足言者而執事虛心每之向及尚未知果不足用也雖然盛意不可虛辱竊謂父子君臣實天所命能順而不失則人道備矣其利亦鈍成否雖古人不能必吾豈可不听天命而苟為哉管見區區只此為是是所以為拙學也材木盤費極感厚意因凡奉答兼謝此晤對千萬慎愛不宣

左相心契執事犬子於六月二日病歿其罪遂深重不見佑於神明使禍延所愛肝腸痛慘猶鈍刀割裂

仰天長號不知所以為言但犬子初還家飲食猶日進二升時欲持行四月初同妻子不妻病遂日增醫者診之鬱證也由心氣不足親友亦咎某當時不即挈引還家故致如此病且革果推不得舒暢使然胃膈氣滯不得上下以至於死事已往矣萬悔何及人生脩短固有定數不可改易然淺懷俗見終未能無恨於此也望以是意達之焦氏良親幼孫在襁褓使他日得承吾見後萬謝萬感雪齋侍講郎中三執事皆不及另書望道此意壬辰後憂若無若今日殆不可生存矣因凡幸示教



与文六真

白托劉孝叔附旨不意就此沉滯。靳生行復令附信已不及矣。自今觀之。正宜慎言。克已安心。靜守紛紜之議。不須辯也。比夏或得還家。當細說此未問。惟好自愛。重不悉。

与吕伯克

書奉伯克秀才不意凶變。令尊丈奄棄榮養。可勝驚。坦旧同伯克途路中。偶與人相從。及相別。心為不忍。今罹此艱咎。何以堪。處葬禮遵用遺言。依倣古制。信道力行。至於如此。楊元甫之亞也。敬歎敬歎。路遠不

及一往慰問。悵悵曷可言。未間。惟以禮自盡。區區不宣。

與廣宣撫

宣撫相公執事。比日車從過。覃懷不獲一見。可勝悵悵。悵時暑。敬惟起居安裕。友兄楊元甫。隱士也。篤信好學。操履不苟。實我輩所仰重。執事時肯眷顧美事也。劉成之。舊從姚司農。今將還家。謹託附意。比良晤。惟千萬為國為民。自愛。區區不宣。

向來會見。以相愛之故。故不敢不盡所言。然其辨析。可否。頗傷急迫。將謂獲罪於吾兄也。違別未幾。遽辱

誨音知吾兄襟度寬綽或見區區之意本無他也感  
慰感慰敬生還草附謝懇正遠惟千萬保練自重不  
宣

自大名遷居蘇門其大喜有三親善人也近鄉土他  
得佳山水也是以藝麻樹桑園為老計三數年雖所  
謀未果而志慮愈堅於向時矣

某頓首再拜啟蘇門之來比迫于明旨俾教授子弟  
某以嘗為小庠故不敢昧而不得辭已聞四方之傳  
形於謗言著於譖諉聲聞過情之耻宜被一身惟有  
玷乎諸公之明悚懼無既茲復頌以提學之命恩則

厚矣憂如之何裏辭納于宣撫廉公未承見允憂悞  
薰心感疾如舊不能起者旬日矣其不安之勢可以  
意曉且提學主司之職京兆學官旦望考校賦詩議  
論積年于是將使無素業者易而尸之於公議自不  
容安故敢上冒威名陳辭於左右冀復款于仲晦仲  
十洎諸君子因大用回附片言隻字以諭撫司得伸  
卑懇不勝拜賜

某頓首再拜啟邇來草率奉書想不為浮沉然區區  
所求至甚切故又喋々京兆舊有提學每旦望考校  
賦詩議論是為所職而某於舉業初不曾攻習向者

雖守小庠僅能與童子正句讀釋音訓而已今代領其職是羸夫負鳥獲之任也雖骨折筋絕其可勉強累復求于宣撫廉公冀為回奏未見允許憂懼薰心至於臥病其不安之勢先生可想見也特愛舊願致此意于仲晦仲一二君子若獲專奉尤受恩命教授子弟則驚蹇之資可以勉勵庶幾小安也未知高明以為何如

某頓首再拜啓復十六日承誨簡知近日宿疾尚未全愈可勝憂想桑根煎固治肺疾然須從升降浮沉多加時藥少加治藥以待秋涼雖旦暮未有顯效而他日奉長之氣漸有生發則神祕湯葦可一兩服便驗斯理也嘗與導道論之甚不可以迂濶淺近之不信也未知先生以為如何

郎中心契執事別後南歸得守丘壠殊適所願老來情思苦厭喧雜課督兒童種田讀書雖知拙謀心自喜幸農夫野叟日夕相遇與之話言固不盡曉要其中無甚險阻是可尚矣遠辱存記兩枉書教且承雅意肯屬鄉閭迂濶之為亦有同者喜不能寐佇候好音鄙人有幸須得會合切望切望

代李和叔與兄子

叔書付兄子天敏吾先本名族自兵亂以來衰頹不振諸子且孱弱未見可以繼復先人之舊者獨汝沉靜敏慧度越諸子我是以崎嶇宛轉求托於王公文秉也既從學有稱於同輩至慰所望比年以親事滿遠不得躬親勸督殊使人動心吾意汝之進學不類於前日耶則本質沈深遽變於歲月之頃吾意汝之進學果類於前日也則行人絡繹了不聞勤苦之言因念家業陵替使汝婚娶之禮不如宿昔之舊可嘆也可愧也三數年來吾以目疾失明凡曰交游曰故舊莫不傷悼矜憫有不遠百里而慰問者葦者子夏

聖門之高弟其失明猶曰天乎天乎况我淺薄之資處憂患之餘能無動於中乎先人之業欲墜未墜望所以興復吾門者唯汝耳汝而肯學則吾李氏之後庶其餘輝矣汝而不學則吾李氏之後為工歟為商歟為牛童歟為馬正歟蓋有不忍論者此吾所以重傷隔別之遠而愈益失明之恨也吾先代皆以宦業名世原其所自蓋積於勤學之於人其大矣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夫夫婦長幼朋友亦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此人倫也苟無學向以明之則違遠人道與禽獸殆無少異以禽獸無異之材汲汲焉求處衆

人之表吾見其謬悠荒唐卒陷於自欺而後已也吾  
衰且老重以疾廢平時所期於汝者自是愈切不知  
汝之處心亦果如吾之處心乎欲語所懷竟未有便  
庭除至近也須扶引乃能出入千里之遠計會聚於  
何時

魯齋全書卷之五終



許魯齋墓

坐落懷慶府河內縣東北清上鄉李封村去城七十  
里奉勅脩造享堂三間宰牲房三間拜殿三間大門  
三間碑十餘座墓田一百三十畝葬六十餘塚祭田  
二十八畝先年被民侵占正德十一年  
欽差巡撫河南兼贊理軍務都御史西蜀李  
查復業見今生員許太和承祀

清



許魯齋祠

坐落懷慶府河內縣李封村一所去城七十里家廟  
三間

又

坐落懷慶府河內縣景賢村一所去城十五里家廟  
三間見今生員許太和奉祀



許魯齋祠

坐落懷慶府城內河內縣學之西建於元皇慶二年  
達魯花達虎都赤洪武七年懷慶衛指揮紀弘重修  
正德八年河南布政司左布政使揚子器重修大門  
三間正祠三間廂房九間餘房十二間見今生員許  
太和奉祠

魯齋全書卷之六

四川按察司副使河內郝綰玉卿編集  
翰林院修撰經筵講官懷慶何瑋粹校正  
河內縣知縣關西高傑冠英刊行

詩章

觀物

其一

裸袒遊市門逢人遽侵侮俄而被捶撻號痛淚如雨  
若輩儻不靈妄動招危傾去何大夫士不甘此由行  
行路細如縷間關何權數久久成拙謀一往竟不悟



我始窺其端。居寬尚盤桓。盤桓非懦怯。後事當無難。

其二

物產天地間。精粗據兩偏。兩偏互倚伏。一氣常周旋。善善不可緩。安安貴能遷。人生喻此意。自當心乾乾。

其三

萬物備吾身。身貧道未貧。觀時見物理。主敬得天真。心爽星辰夜。情欣草木春。自憐斲喪後。能作太平人。

其四

事物形雖同。中間勢各異。推遷無寧期。倏忽幾易位。智者識機微。安焉處平易。人生貴無私。莫使聞見累。

遊黃華

我生愛林泉。俗事常鞅掌。十年苦煩劇。一念愈傾仰。峯巒看畫圖。雲煙入想像。以成心上癖。欲忍不可強。荷有敬齋公。恒以善相長。携我遊黃華。一洗塵慮爽。行行嘆奇絕。舉目皆勝賞。鏡臺聳百嶮。瀑布落千丈。石苔積重瘴。溪風動幽響。使我躁競息。使我心志廣。恍如夢中身。翱翔千古上。回首聲利場。誰能脫塵網。我老得仁心。動作皆可象。還家擬隣居。求田糞接壤。便許樸鈍質。於此靜中養。

此詩與聞道黃華一題

訓子

干戈恣爛熳無人救時此中原竟失鹿滄海變飛塵  
我自揣何能之存亂後身遺芳藉遠祖陰理出先人  
俯仰意油然此樂難擬倫家無儋石儲心有天地春  
况對汝二子豈徬知吾貧大兒願如古人淳小兒願  
如古人真平生乃親多苦辛願汝若辛過乃親身居  
畎畝思致君身在朝廷思濟民但期磊落忠信存莫  
圖苟且功名新斯言殆可書諸紳

有感

嬌兒未成人痛苦不肯退憂傷動中懷慘心欲碎慘  
老妻情更惡中夜泣相對何如早還歸山陽墳隴在  
平生所願心展轉不得遂十年誤同遊回看只多愧  
病連肝肺深因覺妻子累悠悠故鄉情滴滴眼中淚  
孤死知有丘人生戀鄉土我心久焦勞宿疾安能愈  
所貴還故鄉微骸近先祖他事足嘆嗟西風動寰宇  
歸興不可遏歸程待何時悠悠故鄉心一夕千里馳  
西風動霄漢慘慘令人悲况我多病身天涯久棲遲  
交游義難忘豈忍輕別離重念立隴遠嬌兒正愚痴  
因循死異邑後世將何遺所願經營日及此未全衰  
樹桑牆以下開畦水之涓既得舒困難且可為鐵基  
幼無孝悌稱老無恩澤施唯有近先塋一死乃其宜

諸君若留連雅意金蘭期我自無遐福形骸變焦痿  
生平尚求友得友還差池中懷起愁嘆欲別難為辭  
試問將吾廬何日當西之緩急有擬議行止更無疑  
作詩叙懇款為報吾人知

送實清叔

初來識君面此行見君心匡時有長策慮遠憂且深  
俗情取近效雅意入幽沉人生貴所依所依貴知音  
知音得展布身將比黃金我本貧賤士多思委相尋  
未得辦一飯胡為遽分襟征鴻出遠塞西風動疎林  
去去渺萬里何年酒同斟含情望無極白雲障孤岑

讀東門行

貴德々乃顯尚力力為優二者各有時天運非人謀  
舉世皆好義貧賤固可羞天下方事強聲譽將何求  
人生會此意出處皆無憂但恐利欲驅由非所當由  
足踶虎狼尾手撩虺蛇頭一觸禍患機相尋處難休  
新聞李侯子快意復父讎雄名與英槩一日傾九州  
羨事固可羨猶當究源流掘地得深澤積土為高丘  
造端起不平是果誰之尤君子慎謀始責躬重以周  
弱德較強力明知勢難侔馳馬走峻坂中間豈容收  
顛越既莫救豈得乘桴浮君不見群雀滿樹急喧啾

隋侯有珠不肯投一鴉死時一珠碎得輕失重非良  
等友之真諒仁可輔藥之瞑眩疾易瘳不知當日誰  
與乃父為交游又見一藁與此文少異重錄於左  
貴德之乃顯尚力力為優二者各有時天運非人謀  
方其貴德時貧賤固可羞及其尚力世聲譽將何求  
人生苟辨此出處皆無憂但恐利欲困由非所當由  
足躡虎跟尾手撿虺蛇頭一觸禍亂機相尋未能休  
所賴天挺才砥柱岌中流處義由而盡責身重以周  
報復不至起冤恨無停留

送姚敬齋

凜々姚敬齋夙節天下奇終焉托君侯君侯賢可知  
入生貴得友得友真朋龜責善善無遺輔仁仁克推  
仁善既皆有受福將自期我來歌吉祥真情寄荒詩  
一祈仁政蘇民疲一祈善政賑民飢豐功偉績鐫長  
碑千年萬年感激人心無了時

梁侯壽

律管歲寒深梅花春意早君侯應嘉祥俊逸固傾倒  
直氣與衆殊孤標能自保藹然仁者心慕悅古之道  
視民猶視己重貴如至寶兒孫異傳習詩書入講討  
忠鯁擬力輔茲汗期痛掃善積有休徵天錫永難老

別西山

大山如蹲龍小山如踞虎烟嵐鬱蒼翠遠近互吞吐  
我來蘇門居遨遊成樂土策杖望朝雲捲簾看暮雨  
佳意豁塵腥勝槩入談麈使我鬱陶消使我勞瘵愈  
生平鄙吝心一洗出千古回首聲名人何殊坐圜圜  
遠役非素懷况有跋涉苦吟鞭裊春風遲遲如去魯  
芳菲二三月追遊盛梅塢歸來願無違一觴相對舉

又

我愛林慮山不處要路津茲焉幾千古絕彼朝市塵  
我來成素交澹々日益親形骸兩相忘誰主復誰賓  
充然樂我飢怡然棲我神朝光連暮色佳意含餘春  
心境一融會世味殊未真奕奕草木光熙熙禽鳥馴  
衆物欣有托吾廬行亦新詩書詠而歸况有春德鄰

病中雜言

人人都畏死來催我道人生死是歸但使牆陰無隱  
慝不憂心外有危機得生本自神先宅未死誰知鬼  
已依此理分明是天命便復相順莫相違

其二

花遜香風入短檣草抽新綠倚柴荆正憂多病作身  
累還喜幽居見物情花為可觀遭夭折草因無用得

欣榮世間巧拙都相半不許區區智力爭

其三

莫怪新貧厭舊貧之來尤覺此心真自憐孤力奮邪  
議常欲幽居遠市塵千里烟霞山障曉一竿風月野  
橋春憑誰寄問鄉間老我去何人願卜鄰

其四

磊落青山萬仞高虛崖絕險駭猿猱從誰得上崑崙  
住免我從來俗事勞曉日烟霞明澗壑霽天霏靄散  
林臯休言只好寬凝佇滿地干戈亦可逃

其五

但願吾兒會讀書不妨貧苦一錢無頭顱有肉元難  
厚項頸生節自合籠暗裏乘除皆造化分中操守是  
良圖年來識盡榮枯理却笑蘇張見趣迂

其六

直須眼孔大如輪照得前途遠更真光景百年都是  
我華夷千載亦皆人癡陰冷隨雲間雪和氣幽生地  
底春此意若教賢會得也甘顏巷樂吾貧

其七

春來秋去客中情轉首光陰十歲經學若煉成心下  
赤愁多消却鬢邊青眼前世事番棋局亭裏家山憶

畫屏何日歸同林下友笑談書史有真聲

繼人葵花韻

戎葵花色耀深濃偏稱俗叢映短叢絳臉有情爭向日錦苞無語細含風舒開九夏天真秀壓倒千年畫史工但恨主人貧且窶不教相對舞衣紅

中秋不見月繼實先生韻

撥去塵機得暫閑秋蟾思比去年者誰知黯黯陰雲合故作淒々夜色寒好友不來傾綠蟻詩人徒想凭欄杆世間萬事難前定付與無心却較安

秋霖初霽

城外平波遠接天城中流水亦涓涓兩旬秋雨餘三丈一日人心抵十年忽覩濃雲捲空際便添喜色上眉巔憂歡旋逐陰晴改誰自胸中有大全

游孫氏別墅

間道阿孫別業新招呼諸子共尋春紅韜瘦齒花初動黃染輕梢柳未勻興况便為生意好風光殊比畫圖真何當對此常無事慰我年來老病身

病中有感

十載天涯客寄身今年憔悴不堪聞病來興死傳消息老去無家遺子孫故里歡游頻入夢春城凝眺物

銷魂如何藉我知音力五畝歸耕沁北村

游黃華宮

聞道黃華山水好我來一覽氣增豪鏡臺對聳千峯  
起瀑水驚噴萬仞高曉色雲烟生洞府霽天霏靄散  
林臯憑誰早遂終焉計日日登臨不憚勞

七月望日思親

思却千思與萬思音容無復見當時草窓夜靜燈前  
教蔬圃春深膝下嬉將謂百年供色養豈期一日變  
生離泰山為礪終磨盡此恨綿綿未易衰

學題武郎中桃溪歸隱圖

武陵曾有避秦人人世高誇擬慕真不道當今異前  
世枉尋幽隱伴飢民紅芳未比紅衣好綠水爭如綠  
酒醇營得一官禪聖政誰能康濟自家身

其二

桃溪將擬武陵溪只恐桃溪隱未宜詩卷久傳天下  
詠畫圖今遣俗人窺嚴陵晦迹終垂釣韓伯韜聲猥  
學醫此輩君侯休羨慕但當匡救主民疲

其三

桃溪風景寫橫披渾似秦人避亂時萬樹春紅羅錦  
綺一灣晴碧捲琉璃飲中更聽琴聲雅靜裏初無俗



事羈他日君侯歸此隱肯容閑客日追隨

其四

門外鞦韆擺翠烟籬邊鷄犬亦閑閑更教爛熳花千  
樹對着縈紆水一灣好景已憑摩詰畫他年重約長  
卿還尋思此世人心別又愛功名又愛山

其五

果肯歸來學隱淪閑中別有一乾坤可人碧草自春  
意入枕朱絃醒醉魂花滿春風看錦浪水明草月話  
黃昏此中意趣知多少莫對簪纓取次論

春雪

玉塵如糝滿東風人道天教兆歲豐麥已埋深郊外  
綠花都封却樹頭紅半年枯槁從今潤千里芳菲是  
慶空為問王孫與農叟憂歡應見兩難同

贈竇先生行二首

西山山下覓幽村水竹鄰居擬卜君豈意天書下白  
屋便收行李入青雲功名准自英賢立得失防因去  
就分萬里風沙渺南北請歸消息幾時聞

其二

莫厭風沙老不禁斯民久已渴商霖願推往古明備  
學用沃吾君濟世心甫治者將變長治呻吟亦復化

謳吟千年際會真難得好要先生著意深

謝梁安撫惠田

晚年幽興入幽居擬即君侯置一區  
令德久思親慷慨佳田今許乞膏腴  
太行西對千峯玉淇水東窺萬斛珠  
幸著此身於此老願從樂正五人俱

用行甫韻

蛟鼉不肯脫淵深鳥雀還知宿茂林  
笑我羈孤成蹇蹇于今衰老復駸々  
困來未易追前事病久猶當屈壯心  
聞道西溪田可得安栖從此有佳音

晚步西溪

拉友西溪晚步聯西溪佳景麗秋  
天日回林影蒼烟外風轉灘聲白  
鳥前迅走雙輪者磨乃連安獨木小  
橋偏老年活計尋幽隱頃擬圖頭置一廛

六氣不用味

反推之見其當用者

風刺酸鹹熱關辛火家甘味不須存  
濕甘辛味兼鹹味燥用甘鹹亦未聞  
更有寒酸同一理司天司地不區分

用吳行甫韻

老作民區百歲翁托身終不羨陳宮  
山田隨分有生業儉德養廉真古風  
五畝桑麻舍前後兩行花竹路

西東幽人自愛幽居好未肯埋身利害中

九日思親

年々九日淚沾衣往恨傷心未易支兒望母時兒哭  
母母尋兒處母啼兒兵塵擾々關河迥風色蕭々草  
木衰回首天涯謾凝涕悲風千里暮雲垂

偶成

屈指年華四十三歸來憔悴百無堪遠懷未得生前  
遂俗事多因々後諸百畝藥麻負城邑一軒花竹對  
烟嵐紛紛世態終休論老作山家亦分甘

李生器所持

人生壽夭本難齊補養徒煩一例推醫到明時無百  
中病方傳處有千歧醫能宛轉深求病病解間關巧  
避醫生死於茲像天命莫將天命責人為

又

防病須防未病時病臨休恃藥能醫寸瘡潰處全身  
死一息差來五臟危禁盜莫如先禁博存毛未必勝  
存皮萬般補養終成偽只有操心是要規

答董瑞卿二首

性鈍難開似石堅可當名與士人連中懷負報逃無  
地老日歸休幸友賢但想諸兒傳世業豈虞千載綴

民編區區力穡何堪道不是顏家郭外田

其二

鑿劇胼起掌中堅擔穩推高與項連涉世更誰如我  
拙保身從昔慕君賢青山有約期終老白日無功閱  
舊編慙負新詩未能謝且容竭力趁耕田

和姚先生韻

去去迷途莫問津來還唯恐不知真因時用舍固有  
命與道卷舒宜在人百尺竿頭愁據險一庵床下樂  
為鄰孰輕孰重何須論夢想故園桑柘春

呈友人

事愈沉幾德愈真歸來豪氣盡崢嶸天占北史謂岳

楨祥應學閔西山謂真禮義精吾道真如千里重虛

名冷笑一毫輕十年淡社難相就今日先生合主盟

一作尋思淡社無人管  
只合先生作主盟

登東城

步履上東城秋風晚更清亂雲隨日下荒草過堤平  
野迥寬凝佇詩成促後生何當常似此慰我病中情

游北觀

扶杖古城荒飄然意可傷道官烟鎖樹農舍雨積牆  
捕吏翻疑寇平人却笑狂長吁空仰首天際正蒼蒼

北門觀漲

雨水添新漲，陂湖沒舊痕。人迷堤口路，船上樹頭村。  
歲事知前候，秋耕未可論。誰憐徭役外，天亦悵深恩。

憶賈君玉

賈君清介士，吾輩鮮能群。守志王元伯，甘貧范史雲。  
銅臺書廢讀，東郡酒方醺。何日尋先約，青燈共夜分。

病卧

一病連三載，孤身萃百憂。干戈良未已，妻子若為謀。  
生可陪諸弟，歸當老故丘。難忘終始義，忍死更遲留。  
不寐

秋宵初感慨，展轉不成眠。老况青燈外，羈愁白髮邊。  
蹉跎嗟往事，安穩憶歸年。却起開門望，霜清月滿天。  
戲學老杜去蜀詩

十載他鄉寓，千山故國賒。如何虛度日，不肯去還家。  
往事知難及，餘生度可涯。願言心益競，無用苦傷嗟。  
別友人

良朋不易得，此去復誰群。別酒無勞勸，濃愁已自醺。  
間關花外鳥，冷淡日邊雲。莫唱陽關徹，離聲忍更聞。

擬贈彥澤

友益愛曹君，標孤出世紛。壯懷期遠業，高誼薄層雲。

惡亂求山隱親賢願德薰我生良有幸歲晚得同群

秋雨思晴

秋稼方成實連宵雨未休肯接十日限都解萬民愁  
天相逢奎見雲占遇甲收西南風未起空憶霽光浮

喜秋晴

苦雨傷秋稼朝雲忽放晴碧空雲盡捲滄海日初升  
久客天涯興耕夫壠上情鷄豚并社酒處處是歡聲

喜晴

霽色開晴望春風破客顏綠紆東去水青起北來山  
魏府方期往共城已夢還芳菲梅塢盛要醉竹花間

子仁改冠

聰明羨劉子奮勇入吾門大省仙家誤真知聖道尊  
一簪除舊習千古立深根更願加勤苦詩書日詩論

秋寒

秋晴快凝眺高步古城隈雲影水邊去鴈行天際來  
地偏幽意勝山遠畫屏開

趙氏南庄

曉起北窗涼清談戢羽觴入簾花氣重落地燕泥香  
夢裏青山好吟邊白日長秋風載書籍相對雜菲菅

夜雨

苦雨變秋霖。瀟々入夜深。亂敲驚葉脫。清響雜蛩吟。  
往事十年房。故鄉千里心。西風助淒切。不管客難任。

登城西故臺

薰風不解愠。涼氣欲生秋。往事都成夢。離心祇自愁。  
蒼黃原上草。寂寞水邊丘。却憶家山好。言歸未有由。

桃溪歸隱圖

溪挑種成事。天子已把行。蔽兩途擬。如今鞍馬困。黃  
塵袖著橫。故念生理君不見。太倉米登天厨。金盤對  
飴如珍珠。雖能頃刻得貴重。無復繼世生民區。果欲  
歸々貴。速雲雨時情。若翻覆。虛名累不當。飢寒枉惹

閑愁亂心曲。果欲歸歸恐晚鏡。裏蕭蕭髮絲短。桃花  
零落發春風。野鶴山猿有誰管。歸去來莫徘徊瓦盆  
便擬傾新醕。々冠一笑醉溪石。人間萬事俱塵埃。此  
與武陵曾  
有一題

和吳行甫雨雹韻

山雲突起凌碧虛。怪狀奇態成須臾。驚風急雨迸飛  
電。飄驟散落千萬珠。半空光冷掣電火。平地聲走轟  
雷車。神龍奮怒乃若此。不識造化將何如。默知嘉禾  
半漂沒。坐看積潦橫穿窬。小民咨嗟復愁嘆。諱執俗  
議尤當途。當途於今藐房杜。機略自知天下無。有財

足使人羨慕有勢足使人奔趨暇考陰陽論調燮暇  
紆微歛矜號呼今年金繒滿千駄明年好上登封書

又

青山偃蹇與世踈只將秀色供吾徒知君如我有山  
癖深探遠討吾不如金灯峯上詩千首掛鏡臺前一  
盃酒人間萬事盡浮雲故人曾為相思否雲邊鸞鳳  
玉鞭鳴跋鰲躡躑躅生天末碧雲凝遠思夕陽無  
語下西城

偶得

紛紛身事百千般只要教君賭是看此外更無容力

處枉將機巧自生難

登天王臺

樓閣荆榛幾變更登臨只見古今情當年勝迹無人  
問依舊春風草又生

謾得

克已功夫未肯加責人機見益增多百年擾攘荆榛  
裏存得初心有幾何

宿卓水

腹餒衣單坐未溫可堪開口話犧牛西風更動蕭蕭  
竹清徹先生十一分



寒釭挑盡火重生竹有清聲月明一夜客窓眠不有  
穩却听山犬吠柴荆

都笑謀生我最迂我思猶恐不能愚紛走入荆榛紛  
裏誰肯輕身與並驅

水有清聲竹有風我來端欲豁塵蒙明朝杖履西城  
路悵望家山翠靄中

山水年來滿意看只無幽竹伴幽閑從君願乞龍溪  
去栽向西城空澗間

大暑登東城

雲間畏日不肯下天際好風殊未來安得盆傾三尺

雨暑天一洗絕塵埃

三丈危城日暮登暑威殊不霽憑陵何時大華高峯  
上細嚼松陰六月水

眇眇微軀一指如豈勝炎暑拍寰區當年列子容攀  
學夜半因風上碧虛

本期蕭散築幽深豈慮煩蒸復見侵五夜懊懣眠不  
得幾半消絕愛山心

瘴厲蟠空久不開龍苗枯死早為災蒼生夢寐思霖  
雨誰似當年傳說才

絕句

關鑰曾中本要安親踈眼底更須看若教處此無深  
秘只恐當機有至難

夢中得首一聯因補成之

花謝花開時去時來福方慰眼禍已成胎得未足慕  
失未可哀得失在天敬聽天裁

別友人 此詩與良明  
不易一題

永懷不得遂偃卧惜分陰心北田園計山東故舊心

九日思親 此詩與年年  
九日一題

九日人歡遇双親我獨思倉皇迷路後哀苦哭兒時

中秋

動是經年隔休教此夕孤玉律秋方半銀蟾影倍清

樂府

沁園春

東館路中

自笑平生一事無成險阻備經記丁年去國干戈樓  
攘 蹤跡飄零魯道塵埃齊封景物旅况悠悠

百恨增斜陽裏對西風洒淚魂斷青冥 家園未得  
躬耕又十載羈栖古魏城念拙謀難遂丹心耿耿嘆  
韶華易失兩鬢星星五畝桑田一區茅舍快與溪山  
理舊盟橋邊柳安排青眼待我歸程

鷓鴣天

夜寒

土塌侵尋夜半夙眼羞無睡強朦朧新詩暗琢拳  
裏往事都思展轉中 膚起粟春鬢弓須知在女是  
天秉播間也去隨人乞怎立當年濟世功一作怎得  
冲膏浩氣

滿江紅

書懷

親友留連都盡道歸程匆逼還可慮干戈搖蕩路途  
艱厄萬事豈容忙裏做一安惟自閑中得便相將妻  
子抱琴書青山側 行與止吾能識成與敗誰能測  
但糲食糊口小容容膝桑梓安排投老地詩書準備  
傳家計使蘇張重起論縱橫心難易

沁園春

壑田東城

月下簷西日出籬東曉枕睡餘喚老妻忙起晨食供  
具新炊藜糝舊醃鹽蔬飽後安排城邊壑斷要占蒼  
烟十畝居閑談裏把從前荒穢一旦驅除 為農換  
却為儒任人笑謀身拙更迂念老來生業無他長技  
欲期安穩敢避崎嶇達士聲名貴家驕蹇此好膏中  
一點無歡然處有膝前兒女几上詩書

滿江紅

別大名親舊

河上徘徊未分袂孤懷先怯中年後此般憔悴怎禁  
離別淚苦滴成襟畔濕愁多擁就心頭結倚東風搔

首謾無聊情難說黃卷內消白日青鏡裏增華髮  
念歲寒交友故山烟月虛道人生歸去好誰知美事  
難雙得計從令佳會幾何時長相憶

編年歌括

總數

始自堯戊辰終於金癸巳三千六百年內減三十四

唐虞

唐堯一百載虞舜五十年禪讓官天下有子不相傳

夏

如夏繼有虞二十有七世得年通幾何四有三十二

商

有商子姓三十世十日為名無癸字六百二十有九年  
天下歸周契不祀

周

姬周三十有七王歷年八百六十七西都三百五十二  
武成康昭穆共懿孝康之下厲宣幽十有二朝居  
鎬邑東都二十五相傳五百一十五九日平桓莊釐  
惠與襄頃匡定簡靈景繼悼敬尤并貞定哀思考威  
烈安而烈顯與慎觀及赧王厥後秦人併王室

秦

秦人滅周自昭襄孝文後曰莊襄王三傳九載嬴秦  
亡吊政繼立號始皇胡亥子嬰俱不昌三世都經四  
十霜

西漢

西漢十有二帝二百一十四齡高惠傳家未久呂氏  
僭起闈庭文景武昭而下宣元成哀平嬰

新室

王莽號新室竊據十四年誅夷漸臺後二載屬劉玄

東漢

東漢十有二朝一百九十六筭光明章和殤安順冲

質桓靈獻

蜀

劉蜀炎漢裔二主據成都四十三年後山川入魏區

魏

曹魏合五主文明齊高章禍稔蕭牆內四十五年止

吳

孫吳凡四傳權亮休與皓五十九年春青蓋洛陽道

西晉

西晉武惠懷愍四葉五十二年司馬乾綱解紐五胡

割據中原

東晉

東晉渡江十一帝元明成康穆哀廢簡文孝武安與  
恭一百三十消正氣

宋

劉宋五十有九年高祖榮文孝武廢明并後廢順承  
之是為南朝九八帝

齊

蕭齊二十有七年七葉相乘三見廢祖武鬱林并海  
陵明與東昏共和帝

梁

蕭梁傳四主五十五番春武簡文元敬乾坤遂入陳

陳

陳氏合五朝三十二改歲高文廢與宣後主傾神器

後魏

後魏一十一帝一百四十九年道武明元太武文成  
獻文相連世以拓跋為氏孝文改姓為元宣武孝明  
而下孝莊即閔承旃廢帝孝武之後遂分東西魏焉

東西

西魏三主明廢恭二十二年國祚絕東魏孝靜不再  
傳一十七霜元氏滅

北齊

高齊五傳年得四七文宣昭成後幼失國

後周

五主宇文周歷年二十五孝閔明武宣靜末隋為主

隋

隋代通三世文皇煬與恭三十七年後楊氏數世終

唐

李氏建極臨九有紀年二百八十九神堯<sup>木</sup>高中睿  
玄肅代德順承其後憲穆敬文武宣懿僖昭哀皆  
繼守總來二十一稱尊高後一朝為武后

五代

朱梁三主十六紀太祖友珪末帝是後唐四帝十三  
春莊明閔末是為真石晉二世十一載高祖之下少  
帝代劉漢四年凡再傳高祖隱帝同一源郭周九載  
傳三世太祖世宗與恭帝五代五十有三年其間八  
姓迭推遷後唐凡三周凡二餘者舉皆同氣嗣

大遼

九傳耶律之遼二百一十九數祖宗世穆景宗聖興  
及夫道豫

前宋

前宋九朝都汴邑一百六十有九年祖宋真仁英神  
哲傳到徽欽並北遷

大金

有金百一十九年複姓完顏凡九業祖宋熙海世章  
東下逮宣哀南渡滅

號記

祖宗真仁英神哲徽欽失汴高遷浙孝光寧理度及  
末三百餘年宋道滅

稽古千文

大極之前此道獨立道生太極函三為一氣既分

天地定位萬物之靈惟人為貴大古結繩民醇而愚  
茹毛飲血穴處巢居伏羲畫卦始造書契神農黃帝  
三皇繼治五帝少昊高陽高辛堯舜揖讓傳中以心  
曆數在禹夏承虞禪謳歌歸子啓與扈戰太康遊畋  
羿距于河仲康失權胤征羲和一成一旅少康中興  
桀虐百姓天道禍淫應天順人殷湯革命咸有一德  
伊尹九聖木甲放桐盤庚遷都武丁中興受終獨夫  
文王事殷明夷蒙難武發開周首訪洪範成康持守  
周召夾輔穆王訓刑宣王復古幽惑褒姒大戎所戮  
平王東轍國風遂降虛器尊周五伯馳騁孔聖春秋



爰始魯隱七國爭雄蘇張縱橫孟軻仁義卒老于行  
孝公疆秦鞅變井田報朝昭襄周祚以遷併吞六國  
始皇詐坦罷侯置守焚書坑儒阿房長城賦役虐民  
二世子嬰陳吳亡秦項起西楚劉與沛中項弑義帝  
劉從董公轉戰五年資謀三傑灌嬰垓下始定漢業  
高帝忘功誅醢械繫溺愛戚姬欲立如意良招四皓  
幼惠遂定弔雉鳴晨房闈出政陸賈計行平勃交驩  
祿產就誅劉氏乃安文帝恭儉詔半為農景帝遵業  
醇厚民風武承富庶始建年號窮兵雪恥末年減耗  
立昭繼武功歸霍光孝宣中興道雜霸主元成哀平

權移女黨張禹佞諛乃生王莽十有四年亂生新室  
更始劉盆王尋王邑光武中興群盜乃滅寇鄧尤勲  
耿賈洪列天下平定進尚文吏退全功臣封縣數四  
禮優嚴陵占動太史二百年間名節奮起明帝苛察  
章帝寬厚和誅竇憲殤終襁幼安雖享御權歸外戚  
北鄉弗永順淪嬖習冲幼質聰弑于跋扈桓誅梁冀  
陳李黨固靈委宦孽黃巾嘯聚進召董卓獻終漢緒  
曹丕稱魏劉備興蜀孫權號吳三國鼎足混於西晉  
都于洛陽武惠懷愍劉聰所亡尤帝南渡一馬化龍  
建康再振為晉之東明成康穆哀廢簡帝武安偽楚

恭遜劉裕原晉之弊起于浮誇清談之極五胡亂華  
宋齊梁陳元魏東西南北瓜分後周併齊隋文混一  
始盛開皇煬帝窮奢恭帝禪唐唐高之興太宗之謀  
閨門慚德責以春秋田以祖調兵以府衛七百餘員  
首定官制貞觀仁義髣髴三代本根不正隨亦闕壞  
再傳高宗已罹女禍李勣一言唐業幾隕武后稱制  
欲立三思倘非仁傑孰引東之中宗復辟嗣興肅后  
睿遜玄宗以功授受開元太平天室昏亂貴妃內惑  
祿山外叛肅宗即位大分安在中興有頌功不贖罪  
代宗中材德宗猜忌奉天所倚陸贄仁義噴在東宮  
陰賜天下憲任裴度平淮有雅惜其晚年縮生不測  
穆敬昏庸不能討賊文宗銳意太和清明僅殺弘志  
莫正典刑輕用訓註禍成甘露武用德裕遂平澤潞  
宣宗寡恩唐治以衰懿僖昭哀遂不可支唐患非一  
朋黨閹寺藩鎮強大宣武篡弒朱梁李唐至于石晉  
劉漢郭周是為五閨錢馬高揚承襲割據李王並劉  
各復僭偽兵變陳橋宋祖即位尅平中夏以國傳弟  
九業中衰江左六裔遠金據華亦各九世天眷地顧  
篤與我元四海會同本枝萬年禘古提綱維此

魯齋全書卷之六終

魯齋全書卷之七

四川按察司副使河內郝維玉卿編集  
翰林院脩撰經筵講官懷慶何塘粹夫校正  
河內縣知縣關西高傑冠英刊行

附錄

元御製勅辭

詔贈榮祿大夫司徒謚文正公

上天眷命

皇帝聖旨惟昔

聖祖圖任相臣思與真儒共成治效故資善大夫中

書左丞集賢太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  
許衡以天民之先覺膺巖石之具瞻聖學方湮惟  
洙泗之源是泝嘉謨入告非堯舜之道不陳斥奸  
志靖於熙朝辭祿不忘於耕野仰推日策明曆象  
以授人時樂育英才居成均而教胄子乃眷鈞樞  
之列益昭模範之功允為

裕考之賓師宜副

慈皇之渥命爰申卹典用賁玄為道德博洽斯謂文  
中立不倚斯謂正既嘉名之載易仍公秩之榮頒  
尚期有知服茲無斁可贈榮祿大夫司徒謚文正

公主者施行

大德元年十月

日

墓碑

大元勅賜故中書左丞集賢太學士國子祭酒贈  
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魏  
國文正公許先生神道碑

翰林直學士中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國子祭酒  
臣歐陽玄奉 勅撰

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知經  
筵事臣張起巖奉 勅書

奎章閣學士院承制學士中大夫兼經筵官臣南  
師簡奉 勅篆額

洪惟聖元度越千古

世祖皇帝以天縱之資得帝王不傳之學上接伏羲  
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以來數聖人之道統而  
為不世出之君河內許先生以天挺之才得聖賢  
不傳之學上接周公孔子曾思孟軻以來數君子  
之道統而為不世出之臣君臣遇合之契堂陞都  
俞之言所以建皇極立民命繼絕學開太平者萬  
世猶一日也猗歟盛哉先生既沒之三十三年為

皇慶二年仁宗皇帝詔暨宋九儒從祀宣聖廟庭  
明斯道之所自傳矣又二十三年為元統三年今  
上皇帝勅詞臣本文其神道之碑以賜其子師敬使  
刻之於是臣本再拜稽首以復明詔曰論世祖之  
為君而稱述許先生之為臣則見我元朝廷之間  
有唐虞明良之氣象論許先生之為臣而推本君  
之為君則見我元國家之初當真元會合之氣運  
故善言先生必以道統為先而後及功業則上可  
以稱塞聖天子命臣作碑之初意下可以厭服天  
下後世學者景慕之盛心也臣謹按先生家乘及

嘗私淑於父師者序而銘之先生以金大安九年  
己巳九月丙寅生於新鄭邑中幼有異質八歲入  
學從師問讀書欲何為師曰應舉取第耳曰如是  
而已乎師大奇之謂其識趣非常他日必有大過  
人者自顧章句儒非其師遂辭去年十餘有道士  
過門見之驚曰骨清神完目光射人苟非命世大  
賢即當神超八表人間富貴不足道也稍長嗜學  
如飢渴而精彊絕人世亂家貧無從得書聞有善  
本冒險數百里就而抄之讀之有疑即能有所折  
衷歲壬辰天兵渡河為游騎所得其萬夫長醜酒

殺人為嬉先生從容曲譬卒董其暴次乃信其言  
如蕃龜人賴全活者無算萬夫長南征乃東去隱  
但徠山遷秦安之東館鎮尋遷大名扁其齋曰魯  
世因號曰魯齋先生國家既有河朔遣官分道以  
試選士中者得占籍為儒魏人力勸應試既中選  
留魏三年自挽鹿車載書還河內魏人致僕馬不  
聽入洛求第行得之自洛適魏聞河內政虐還止  
蘇門十餘年間雖顛沛流離行不愧影其與人交  
中剛外和一芥取予必揆於義人與之居雖有枝  
求馴致俱化所至學者翕然歸之察其誠至始留

館下既留誘掖忘倦身教屬屬言教循循於是師  
道而立友道日親在魏友竇默蘇門友姚樞相與  
論辨探幽析微詰者惛伏既得伊洛性理之書及  
程子易傳朱子論孟集註中庸大學章句或問介  
傳等書言與心會召向所從游教以進德之基慨  
然思復三代庠序之法甲寅世祖受地秦中聞先  
生名遣使者徵赴京兆教授先生避之魏使者物  
色偕行廉希憲宣撫陝右傳教令授以京兆提學  
卜居鴈塔之東與同志講井田之制買園為義桑  
會得請還世祖即作建元中統召先生于家既至

謁歸既歸復召至上京入見上問所學以學孔子  
對留上所無幾以疾還燕明年自上京召數有數  
對時相王文統用事而先生及姚樞竇默日被顧  
問默在上前屢斥其學術不正樞尤以才見嫉蓋  
竇言本出於先生文統亦頗疑之乃奏姚為太子  
太師竇為太子太傅先生為太子太保外示尊禮  
內欲擯使疏遠姚竇拜命將入謝先生獨毅然辭  
謂二公曰禮師傳見太子位東西向師傳坐太子  
乃至今能遽復此禮乎否則師道自我廢也公  
懷制闕下辭文統聞斯言遂寢其命改授先生為

國子祭酒竇為翰林侍讀學士姚為大司農先生  
亟辭以疾久乃予告還河內既而上京使狎遠應  
命至燕病弗能往臣九九年自燕復還先是詔  
即家為校以業來學及躬耕里中未嘗以詔示人  
至是召入省議事旋踵求去丞相安重來謁欲勉  
留之退謂人曰時流皆欲輩行許先生吾見相去  
千百尋有詔趣赴省遂北行見上檀州諭之曰宋  
童少不更事卿無負所學悉以傳之有嘉謀嘉猷  
語使入告對曰聖人道極高遠學者所得有淺深  
然當罄所知如聖詔其所不知不敢強也安童明

敏有操守告以古人格言往往領悟第恐有間之  
者則難行耳自是預國太議時至都堂扈行上京  
咨訪日廣宿衛之士見先生入對舉手加額相慶  
曰是欲澤被生民者上疏陳五事曰立國規摹曰  
中書大要曰為君難曰農桑學校曰慎微累數千  
百言讀奏未徹上久聽微有倦色先生即斂卷求  
退上肅然正襟危坐先生乃再讀讀訖上嘉納之  
其餘論諫多削其藁世罕得聞有頃辭疾聽五日  
一請者賜西域名藥善酒俄許其還繼召與太保  
劉東忠左丞張文謙議朝儀官制多所詳定阿合



馬請建尚書者總六部與中書角立上特用先生  
為中書左丞先生求面辭不得見者再越數日奏  
所議事畢自陳曰臣有三宜辭一非勲舊二茂才  
德三所學迂恐於聖謨神筭未能盡合上曰用卿  
出朕意無事多讓先生辭不已上命從官掖之起  
有旨日出既出及闕還奏曰陛下令臣出省耶上  
改容曰出殿門耳明日又辭遣近臣合刺合孫先  
諭止之強出視事至上京奏論阿合馬罔上不道  
事不報因移疾謝機務丞相難之御史中丞李羅  
為之請上惻然召子師可諭使舉代對曰用人宜

出上意臣下舉代恐開市恩覲之漸尋有旨以  
國人世胄子弟就學遂篤意教事奏門生王梓劉  
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尚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  
郁姚燧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為伴讀被旨咸驛致  
之以先生為集賢太學士兼國子祭酒先生之為  
教精粗有序張弛有宜而必本諸聖賢啓迪後學  
之方踰年諸生涵養薰陶周旋中禮講貫適用上  
喜其業成時自程之越三歲以改葬親喪謁歸屬  
召赴行在遂請朝辭以行上命諸老議其去留姚燧  
謂先生出處有關世運宜成其志更命張文謙問所

以告歸之意其對如初臣九十四年召議改曆法  
仍拜集賢太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十  
七年授時曆成以疾屢告上禮貌隆至路朝賜杖  
內殿賜坐疾少劇裕皇在東宮聞之為言於上以  
驛送還師可以河東按察副使改懷孟路總管以  
便養皆東宮請也且使宮臣諭曰先生近醫藥自  
輔無以道不行為憂十八年三月戊戌薨于私第  
之正寢易箒不變年七十三是日大雷電風拔木  
城中無貴賤少長哭於門商嗆于塗農吊于野天  
下識與不識聞訃慨嘆四月乙酉葬季封村先塋

之南既葬四方學者來會為位哭墓而去先生  
真知力行實見允蹈齋居終日肅如神明嘗遇迅  
霆起前秦宇凝定不喪執守其為學也以明體達  
用為主其脩己也以存心養性為要其事君也以  
責難陳善為務其教人也洒掃應對進退為始精  
義入神為終雖時尚拘鑿不少變其規矩也故君  
召輒往進輒思退方世祖急於親賢而先生篤於  
信己以是終無枉尺直尋之意及夫仕不受祿人  
以為高則喟然嘆曰甚矣予之不幸而有是名也  
仕豈有不食君祿者哉食求無忝而已伐宋之樂

一時名公卿人售攻取之略先生言惟當脩德以  
致賓服若以力取必戕兩國之生靈以決萬一之  
勝負及宋既平未嘗以失計為慚世祖亦未嘗以  
是少之臣嘗觀三代而下漢唐君臣未聞以道統  
繫之者當世儒宗或智足與知仁未足與居也宋  
濂洛數公克續斯道然未聞有得君者世祖龍潛  
諸儒請尚其號曰儒教大宗師嗚呼漢唐宋創業  
之主烏得而有是號哉此天以道統屬之世祖也  
先生出際斯運一時君臣心以堯舜為心學以孔  
孟為學中外如出一喙號公尊齊先生嗚呼魯者

曾子傳道之器歷代佐命之臣雖欲為此號豈可  
得也非天以道統屬之先生乎先生之謀國譬之  
工師受命作室既得大木不肯斲而小之是以寧  
不受宮師之命而必使學焉後臣之道無愧於伊  
尹寧不預平宋之功而必使以德行仁之言無負  
於孟軻故中統臣元之治上有不出世之君能表  
章其臣繼述往聖之志下有不出世之臣能贊襄  
其君憲章往聖之心於是我元之宏規有非三代  
以下有國家者之可及矣及夫元貞大德高第第  
子彬彬輩出致位卿相為世名臣皇慶延祐之盛

科子師敬叅預大政以通經學古之制一洗隋唐  
以來聲律之陋致海內之士非程朱之書不讀又  
豈非其家學之效見諸已試者歟先生平時頗病  
文籍之繁嘗曰聖人復出必大變而治之斯則周  
衰以來文勝之弊猶將有以正救於其間是豈淺  
之為志者乎先生諱衛字仲平其先河內人父直  
避地河南隱德弗耀今贈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  
追封魏國公謚惠和妣李氏追封魏國夫人子男  
四師可師遜師字追封魏國夫人敬氏子師敬封  
魏國太夫人賀氏子先生陞門有禮中饋皆賢事

公甚敬師可由河東按察副使歷衛憲襄陽路總  
管終通議大夫廣平路總管贈禮部尚書謚文簡  
志趣端正惜未究用有文集遺後師遜師字未仕  
卒師敬由監察御史踐駁中外歷治書侍御史吏  
部尚書中書叅知政事國子祭酒太子詹事中書  
左右丞兩為翰林學士承旨知經筵事今由西臺  
中丞拜御史中丞階光祿大夫明經務誠學尚節  
槩肖父夙女三長適于章儒者餘早逝孫男六長  
從憲以蔭累遷湖廣行省理問以歸德知府致仕  
次東孫大次從宸積官山南憲僉監察御史終河

東憲副迺先生之嫡宗孫也次從宜太史院經歷  
中書省照磨今翰林國史院經歷次從宣太保府  
長史中書右三部照磨官次從宗章珮監異珍庫  
提點孫女五長適廣東宣慰使都元帥寧居仁封  
覃懷郡夫人次適太禧院管勾覃質次適翰林應  
奉蕭璘次適寧陵簿張構次適阜城尉張恕曾孫  
六長崇祖次紹祖祕書著作從宸之嫡子也次書  
童文童禮童武童曾孫女四皆初先生有魯齋集  
及中庸語意門人記載語錄行于世昔王文忠公  
嘗論先生曰吾年八十閱人多矣于經方學不知

聖道之所在非天與幸幾失此今大德九年贈大  
司徒謚文正制詞有曰聖學方湮惟洙泗之源是  
泝嘉謀入告非堯舜之道不陳臣大三年加贈太  
溥追封魏國公制詞有曰天非繼聖學之隊緒則  
不生命世之大才國欲與王道以比隆肆用為烝  
民之先覺姚文公燧作祠堂記則謂五百年必有  
王者與其間必有若世者出惟公足以當之蓋太  
祖皇帝建國丙寅而先生生於己巳上距宋慶元  
庚申朱子之卒纔十年當與王之會續傳道之業  
必有數存焉世祖嘗稱其論事多與太祖之言合

至取祖訓示之。玄生晚學陋何以知先生。然嘗誦  
諸儒之說而想望其餘。光焉先生之於道。統非徒  
托諸言語文字之間而已也。蓋自慎篤之功。克而  
至於天德王道之緼。故告世祖治天下之要。唯曰  
王道及問其功。則曰三十年有成。是以啓沃之際。  
務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為己任。由其真積力久。  
至誠交孚。言雖剴切。終無以忤。至於其身之進退。  
則凜然萬夫之勇。何可以利祿誘而威武屈也。晚  
年義精仁熟。躬備四時之和。道出萬物之表。無事  
而靜。則太空晴雲卷舒自如。應物而動。則雷雨滿  
盈。草木甲拆。事至而不疑。事過而無迹。四方之人  
聞之而知敬。望之而知畏。親之而知愛。遠之而知  
慕。求其所以然。則惟見其胸中磅礴浩大人欲淨  
盡。天理流行。動靜語默無往而非斯道之著形也。  
又嘗竊論之。先生天資之高。固得不傳之妙。於聖  
賢之遺經。然純篤似司馬君實。剛果似張子厚。光  
霽似周茂叔。英邁似邵堯夫。窮理致知。擇善固執。  
似程叔子。朱允晦。至於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超然  
自得。於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域者。又有濂洛數  
君子所未發者焉。宜夫抗萬鈞之勢。而道不危墮。

四海之名而行無毀近代尤豐之異論淳熙之文  
爭先生處之寧有是哉臣去拜稽首銘曰世降  
邃古大樸日雕天吏不作治教寂寥帝恫我民眷  
求有德世祖齊聖作其建極臣有許公身任斯道  
為仁肫肫制行慤慤昔公在野世難荐臻精義致  
用屈蠖之伸心樂則顏志任則伊朝思夕惟天將  
啓之朋來遠方以辯以問會融一貫冰釋理順世  
祖居潛時號儒宗多士既歸功德日崇召公起家  
斯世特恭灼知俊心天地正大既握乾符尊履五  
位利見大人乃在九二覃懷之居輶車十來屢進

亟退求福不回論議上所德容休休獻可替否言  
直以道上曰仲平汝左朕承其素爾學資朕股肱  
惟誠惟一以結主知惟明惟哲其止也時初問代  
國對不以兵上遠公猷不在宋平官盛既廩公恥  
素餐敬事後食匪為苟難近臣貴胄世荷國寵我  
淑以道國收其用小學功隳大學陵節我教多術  
循循無越惟聖有謨載範其驅以步以趨疇敢侮  
子自古在昔氣化推移仁人之與為世盛衰凡今  
有生孰司榮悴惟道為大與天罔墜世祖繼天惟  
天生賢道統有在民彝賴焉有德有言有子有孫

皇命作誄詒厥永存

臣先之年歲次乙亥冬十一月己卯朔二十六日  
甲辰第四子光祿大夫御史中丞師敬立石

新鄭祠堂記

新鄭縣西山大隗山之左里曰陽緩元魯齋先生許  
文正公所生之地也先生世家河內金季其先人避  
兵是邑實先生生於里中金大安己巳歲也縣學有  
祠以祀先生其事具碑今碑存而祠廢士大夫之往  
來與秀民之向學者或嗟嘆以為缺典江西鄧麟訓  
導邑庠乃即夫子宫墻東隙地營房三間作先生像

于中以時致祀既而求記于河內僉憲劉公威公以  
推余余猶記往年過是邑劉方謀作祠又二年再至  
祠成久矣鄧之志可嘉哉於乎先生之道之德之學  
所以紹程朱之正傳淑萬世之人心者固不待新學  
小生之贅贊而獨念是邑乃先生誕生之地顧祠宇  
久廢人心缺然無以寓敬鄧能因心興事作新斯宇  
使凡進謁庭下者如親矣先生若克然有得而退其  
有補于天理民彝不淺矣遂書其事以告後之人俾  
無替于承祀也

河內祠堂記



元魯齋許文正公祠在河內縣儒學西蓋元時所創  
以祀公者也。迭毀迭脩有碑可考。正德七年河南布  
政使慈谿楊公以白金二十七兩屬懷慶府知府曲  
沃趙公鐸脩公祠宇。趙公祇奉德意市材木願甌之  
屬既備。廼鳩工匠。迺徵徒役。正殿覆瓦脫落者補之。  
丹雘漫漶者鮮之。又於殿左建書房四楹。殿前建東  
西廡各四楹。結始於正德七年冬至。八年春落成。未幾  
楊公以疾卒於位。趙公亦致仕歸。故未有記。正德丙子  
欽差巡撫河南都御史四川李公表章先賢命有司  
伐石樹碑于文正公之祠。公七世孫儒學廩膳生許

恭和等因念楊公趙公脩建祠宇雅意不可浪沒。迺  
屬瑋為記。將並刻于石。以示後人。竊惟文正公道德  
功業萬世尊仰。歐陽公所撰神道碑至矣。茲無以贅  
為也。獨近世儒者謂公華人也。迺臣於元。非春秋內  
夏外夷之義。有害名教。縉紳之士。間有惑於其說者。  
瑋嘗著論辨之。大略以為中夏夷狄之名。不係其地。  
與其類。惟其道而已矣。故春秋之法。中國而用夷禮。  
則夷之。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無容心焉。舜生于  
東夷。文王生于西夷。公劉古公之儔。皆生于戎狄。後  
世稱聖賢焉。豈問其地與其類哉。元之君雖未可與

古聖賢並論然敬天勤民用賢圖治蓋亦豎之半中  
國之道矣夷狄之俗以攻伐殺戮為賢其為生民之  
害大矣苟有可以轉移其俗使生民不至于魚肉糜  
爛者仁人君子尚當盡心焉况元主知尊禮公而以  
行道濟時望之公亦安忍猶以夷狄外之固拒而不  
仕哉且作春秋以訓萬世者非孔子乎春秋所外之  
夷莫大於楚之昭王之聘孔子亦往拜焉使不沮于  
子西孔子固將為楚之臣矣孔子魯人也尚可臣楚  
公元人也迺不可臣大歟然則謂公之臣元有害名  
教者妄矣或有謂公雖臣元亦不能盡變其夷狄之

俗似無所補者竊以為不然大寒不能驟變而為大  
暑大暑亦不能驟變而為大寒故冬之後必有春迺  
至于夏之之後必有秋迺至于冬天道高不能驟變  
而况於人乎昔孔子謂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  
道齊中國也胡不一變而至於道哉勢不可也元習  
于夷狄之俗久矣公踈遠之臣也乃欲以一朝相遇  
之言盡變其累世積染之俗豈易能哉以是疵公公  
固無愧矣由是而觀則公之臣元無不可者今觀楊  
公趙公脩祠于先李公表章于後則公之道德功業  
為世尊仰者固不以儒者之論而損然縉紳之士感

于其說者不盡無也故愚因記重脩公祠事而附見  
鄙論以解縉紳之惑云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脩撰 經筵講官郡人何瑋撰

復許文正公祀田記

許文正公元大儒也沂其淵源所自實上接考亭  
之統究其利澤及人則實有用夏變夷之功歐陽  
公所撰神道碑詳矣公祠凡三一在河內縣儒學  
之側一在縣東北李封村公墳墓子孫在焉一在  
景賢村公別墅也景賢村故有祀田二十八畝後  
為鄉民所有公子孫訴於官則曰汝先世嘗鬻於

我有券契存焉歲遠人亡真偽無所考証官府亦  
直得以其田歸之民正德丙子

欽差巡撫河南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西蜀李公  
檄下有司表章先賢祠墓傾頽者脩葺之祀田侵  
沒者理出之公七世孫儒學生泰和乃具公祀田  
始末以告李公慨然曰公道德功業師表天下後世  
宜世世紀祀田躬置不為過况故有乎特念其田  
久為民所有一旦奪之恐民不堪乃議贖取之於  
是分巡按察司僉憲東吳韓公命懷慶府知府鄧  
城周公舉河內縣知縣平涼高傑出庫藏官銀貳

拾兩盡召田主歸其直收其券契取其田畀許氏  
子孫泰和輩使世守焉以奉公祀明年分守布政  
司大叅金臺楊公志學王公震莆田陳公琳少然  
東吳宋公冕兵備分巡按察司僉憲金臺王公鏞  
韓公廉麻城汪公正閩中范公嵩議以斯舉也見  
君子尊賢之禮焉又見愛民之仁焉又見處事之  
義焉不可以無述斯田也今雖歸許氏矣安知他  
日不復為鄉民所有子孫不復殫之於人也不可  
以無戒乃命有司紀之于石以示久遠於是知  
縣高侯傑乃來徵言予竊惟文正公道德切業昭

然在天下後世祀田之有無似無大損益而事體  
所在則有不可不書者春秋成公初年書取汶陽  
田傳者曰取者得非其有之稱汶陽魯田也見侵  
於齊魯不請命於天子以正疆界乃假晉兵力以  
取之與得非其有者同故書之以示譏竊以為晉  
主夏盟固代天子行事矣諸侯有強凌弱衆暴寡  
如齊之於魯者蓋其所宜治也征齊之罪而返魯  
之侵地無可譏者可以取則取豈可例以為得非  
其有哉所可譏者他日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  
之於齊耳巡撫公復文正公之祀田宜與晉返魯

汶陽田為比而上全崇奉先賢之意下不徒奪民  
之有權不失正蓋有昔人之所未及者分守分巡  
暨郡守縣侯祇奉德意協贊有成皆不可不書抑  
于此有感焉鄭以初易許田於魯春秋書之君子  
曰於此見鄭與魯有無親之心蓋譏其以祖之分  
地擅與人相易也夫以田易田尚獲譏於春秋則  
舉先祖之地而輕以畀人者又當何如也噫文正  
公之子孫尚念哉

正德戊寅夏月吉日

賜進士出身奉議大夫東昌府同知前翰林院脩撰

經筵講官郡人何瑒撰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山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

前監察御史郡人吳道寧書丹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懷慶府知府前南京戶部郎

中郟城周舉篆額

許氏族譜序

譜所以明氏族別系緒俾昭穆相承戚疎有序甚有  
關於風化而切世教者也孝子順孫之尊祖敬宗篤  
厚倫誼者孰有重於此哉河南河內許氏本太岳之  
後至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於許以續其嗣而世遠  
族殷復罹兵燹漸至不可相攷者至前元曰通者隱  
德弗耀鄉稱善人有子二長曰衡仕元累官至左丞  
以道學名天下謚文正公尤其卓異也自是曰子曰  
孫隱顯相繼具載于譜何其盛也今湖廣常德府知  
事許君驥者實文正公五世孫也出贊黃堂恪守家

法廉介自持始終不渝茲而告老歸省遂以牒譜屬  
鑑序之深意其意不獲有辭夫萬物本乎天人本于  
祖其可以忘其本乎故凡同是譜者上以知本源之  
所自下以明派系之所傳益遠而益明愈久而不紊  
如此而謂譜之作無益於人不可也若夫子孫者觀  
於是譜昭乃祖之勲庸仰立望之崇祖奮然感發思  
趾其美相與昭緒於無窮則譜之傳歷久而有光也  
然則驥於今日惓惓然於斯者所以思夫水木本源  
之義為何如哉故程子有云管攝人心收宗族厚風  
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正此之謂也故書以序之

成化五年歲在己丑秋七月朔常德府儒學教授周鑑序

魯齋遺書序

嘗謂國家將興必有禎祥故生偉傑之才以輔英明  
之主見之事業發為文華實關世運夫豈庸々碌々

剪裁章句所可同日語

皇元泰宇肇開群英異弼一時麟鳳同贊雍熙魯齋  
許公以布衣儒生上結

主知於是罄其所學吐露忠赤作為奏議五篇規模  
宏遠言辭正直條陳利害展布經綸肯綮中節如庖  
丁之於刀音奏和諧如瑟阮之於琴矢不虛發如由

基之於方步武馳驅如駟馬駕車王良造父為之後  
先也使人讀之金聲玉振尚可想見中齋蘇公來牧  
安成既以先生大學撮要鈔梓暇日復出遺藁為天  
下公器將廣其傳使寰海內外之民欣覩

聖朝文物之盛其於後世脩齊治平之道豈小補哉  
大德九年十月朔眉山後學楊學文拜手書

又

元文正公魯齋許先生覃懷人也其道德文章前賢  
贊之至矣先生有遺書六卷梓傳於世其板在陝西  
學宮邇來不復印行想多脫落成化辛卯顯承之來

守是郡即拜謁於先生祠下既而訪求遺書先生六  
世孫邑庠生綸出示是書寫本而字多訛舛又訪於  
致仕西安府同知河內王君濟安購得其刻本適鳳  
翔府學致仕教授脩武韓君俊在家遂托其校正俾  
寫刻二本參互考訂於其間書頗可觀又幸遇巡撫  
都堂楊公提學憲副陳公作興中州文教顯遂謀諸  
同寅命工鈔梓以廣其傳焉

成化甲午夏四月吉日懷慶府知府後學子嘉禾倪顯首  
謹

大學要略序

吾鄉許文正公魯齋先生身任斯道接瀛洛關閩之



傳其嘉言善行遺書所叙者甚多維謝事鄉居宮保  
幸菴彭公過臨命與其曾孫泰和博求載集萃為全  
書以傳未能也是編乃先生直言以教人者其言切  
近精實人所易曉天台克菴陳公督學吾中州嘗表  
章之以訓吾多士維幸私淑而與有聞者故先刊諸  
梓與吾同志者共之或者痲先生不當仕元於戲楚  
之僭公山佛肸之叛孔子尚欲往况生其地而為之  
民坐視生民之糜爛而不之救則心亦何能忍而身  
亦何所逃哉自今觀之綱常不至於滅絕人類不至  
於禽獸誰之功也夷考或者之行其是其非必有能  
辨之者因僭及之

正德戊寅春三月壬子河內後學郝維謹序

古今題詠

讀許魯齋思親詩并序

薛文清公

洪熙元年冬十二月余扶先人柩至維阜懷宣德  
元年春正月啟先母窆合祔于汾陰先塋既卒  
事因檢元音讀至魯齋先生七月望日思親詩  
乃悽然有感潛然淚下遂次其韻得詩三首因  
書先生詩于前以見先賢誠孝之心溢于言表  
雖百載之下讀之猶足使人興起復書予詩于

后以見予不仁不孝不能竭力于始終視前賢  
大節有愧云

薛文清公和魯齋思親韻

觸目家山總是思思親况遇早春時日長每聽詩書  
訓風煖頻隨杖屨嬉百載韶華成荏苒終天涕淚感  
睽離自緣孤子無誠孝不見人生有盛衰

其二

風光滿目動哀思春草春花似舊時堂閣已成終古  
恨班嬾不復往時嬉中宵衽解追前夢隔歲猶如在  
遠離却憶高堂覽明鏡曾將華髮嘆年衰

其三

彷彿音容彷彿思衣冠出入憶當時成人未返林鳥  
哺稚子曾騎竹馬嬉椿老暮庭瓜檄檄草荒春塚雨  
離離固知罔極恩難報只恐終天孝意衰

題魯齋書院

南北風塵瀕洞中天開人極產英雄幾年力學尊尼  
父萬里心傳得晦翁自信興王為大道豈知伐國是  
元功當時歸老情何切為愛西山萬玉峯

題魯齋祠

地靈鍾英傑先生何軒昂傳道沂瀛浴佐世降虜削

悠悠千載下遺廟豐宮傍斷碑不可拭令人三感傷

又

劉經

先生鍾靈秀德盛道亦尊上承鄒魯緒下泝伊洛源  
窮居踐清苦輔相陳經綸悠悠芹泮地祠宇重見新

魯齊許先生為元一代大儒遭逢世祖致身通  
顯而其成已成物用夏變夷之功自有不可泯  
者或者訾其失身元庭殊非公論宋之失中原  
金也非元也元取中原於金非取之宋也先生  
之生元興已四世宋之失中原且數百十年生為  
元民仕為元臣亦事之宜者况當人君以弓矢

得天下一時臣士皆騎射之餘其勇悍之氣好  
殺之心功利苟且之俗加被天下天下之人駸  
駸然將變于夷不復知有中國帝王聖賢之道  
先生生為之民亦烏得不乘時起而覺之哉微  
先生而斯人之禍尚未可知或者之論蓋致嚴  
于夷夏之分而失之矯者嗚呼元之為元亦烏  
得而故黜之哉如或人之論則西山之薇殆亦  
非先生所當食者河內舊有祠堂拜謁之餘因  
題此詩并系數語以白先生之道云

刺舟既南渡中原遂崩離左祖亂鄒魯野祀陳渥伊

胡運屬民與王綱日以墮兵家廟其焰儒鐸誰應持  
夫子生斯際將欲有所為窮年考百氏寸心交群疑  
晚得程朱論曰固當有斯粹然一於正獨秉吾道麾  
或者詆夫子致身非其時茲非至公論何以後世垂  
元人制六合率土皆臣之我生當隸籍我仕亦何疵  
已謂已成物寧知夏變夷是時微夫子其事未可知  
河水深極海太行當天支再拜仰前招好風吹高祠  
弘治甲寅歲僉事清江彭綱識

宋都中州出二程國運道運方並興孰知道南國亦  
改萊者尚顯之地靈魯齋先生起元世躬耕太行甘

自晦平生不讀非聖書墜緒茫茫思有繼布衣聘對  
入中書亟為立國陳規摹農桑學校奉二典直欲斯  
世降唐虞懇辭大拜師大學世曾時髦遵矩約遂令  
古人數學方小大推明極昭灼既歸復召命安車進  
退從容與道俱鄒孟為卿不受祿冒黎原道還成書  
歷朝崇報隆無替特許廟廷班從祀宋儒濟々元粵  
寥况復二程鄉後輩古來國祚凡幾更吾道統系長  
相承乃知中州侶東魯名賢後生多挺生新祠屹立  
懷序側謁者函香行者式淵源心學竟誰傳三復遺  
書空嘆息

按察司副使會稽胡謚題

考亭既沒斯文弊枝葉空繁本實迷心法異時能自得羽翼當代更誰齊執鞭獨恨愚生晚立德多推聖已躋一覲遺容發深省晚鍾祠外動鳴雞

又

曾讀遺書得我師今瞻遺像拜靈祠當時有志從先進警世操心是要規三聘已勤伊執起萬鍾雖富盡朝鮮太行清況渾如昔俯仰山河不盡思

按察司僉事西蜀吳伯通題

許魯齋先生告安神位文

道續考亭文傳正脉羽翊當代垂憲後學節恭職藩省旬宣懷慶拜謁祠下瞻遺容而缺神主此言愾然爰發虔忱以制作用卜吉辰以安位伏希先生有神尚默相斯文於永久也謹告

布政使司叅政西蜀眉州吳節書

昔讀遺書今謁祠中別文獻係於斯仕非為祿屢辭祿道在居夷能變夷玉質金聲元氣會太山喬嶽國人師晚生遊客先生里善教流風幸淑私

膠東鄧中私

道在乾坤若水流斷焉復續仰前休一從伊洛相承

後賴有先生世教謀

鄂渚晚生宰廷俊

乾坤已換宋山川閩洛茫茫墮正傳不有先生挑擔  
子中原文物竟腥膻

西蜀後學冷宗元

寓渭南侍生彭澤頓首拜啓

大中丞梧山老先生大人臺下素仰高風不啻山斗

雖同官朝署而各勤職務未遂親炙二十餘年  
以來傾仰徒切面晤無由自節鉞撫鎮中州屢承  
翰教至於振憲度嚴官箴恤民隱剔奸弊威惠丕

着政教兼施吾儒体用之學可謂克副聖賢先正  
之垂訓矣且拳拳與巡按御史同心協德於興革  
舉措之間而藩臬三司諸重臣心悅誠服奔走不  
暇以共造一方官吏軍民之福尤為得體曷勝敬  
仰不才衰病失職荷蒙 聖恩放歸田里道出衛  
源盛暑中冒雨屈尊遠勞枉顧清教盛作佩服殊  
盡而厚燕佳貺勞費尤多竟不審不才如澤若為  
致此而若為圖報耶况遣人導之出疆沿途府衛  
州縣驛遞官吏祇承鈞令迎送惟謹第有過於奉  
承者何感如之過懷慶河南二府得臺下查處先

賢祠墓以隆風教公秘捧誦至四三嘆敬服此蓋  
近年巡撫所未暇及者其於風化人才之裨益曷  
其有計也耶有宋程邵諸大儒尚矣至於元儒魯  
齋許文正公資稟造詣已幾乎聖踐履篤實出處  
分明薛文清公以為善學孔子又曰朱子以後一  
人而已至於致君澤民用夏變夷一一見諸實用  
殊非淺學俗儒所能擬議當時謂南有吳澄北有  
許衡以著述則車廬先生為多以踐履出處恐非  
車廬所可班也而瓊臺年公力詆其非過矣至於  
我朝一代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盛於誠意伯

劉公潛溪宋先生至於道學之傳則斷自澠池月  
川曹先生始也先生少負奇質知讀書即慕聖賢  
之學脩己教人治家事親奉先化俗率自躬行心  
得以推行之為霍蒲二序學正三典陝西文衡四  
方學者從之甚衆虛往實歸各有成就河東薛文清  
公最推尊之先生再典霍庠教也霍人事先生如  
父母既而卒於霍遂留葬於彼吾蘭翰林編脩卓  
菴董先生過澠池拜其祠而詢其墓所僉曰在霍  
車菴嘆曰狐死正丘首老先生一代名儒魂魄獨  
不思故鄉乎遂指贊屬縣尹並乃御瑋等移葬澠

池令其子孫有為者祭官監生者而其所著書不  
暇千種藏於家亦有刊行傳布者生以為魯齋從  
祀先師孔子廟庭覃懷祠墓人知尊重獨所著述  
未成全書而懷慶城中亦缺坊牌生以為此當責之  
守令學職搜集老先生所著魯齋大學並性理大  
全所取語錄及家譜並魯齋遺書併集奉上臺下  
再付提學憲使編次校正為魯齋全書亦盛舉也  
或曰有魯齋研幾圖是書往年曾見今亦忘之恐全  
華魯齋丰氏所著非老先生書也請尊裁之魯齋  
之學上承程朱縱覃懷城中建魯齋廟里一坊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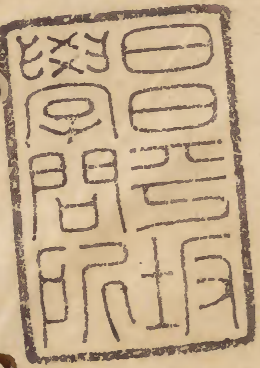
其祠前亦未為過也至於浥池曹先生子孫則門  
祚衰薄遺書亦久而散亡矣使先賢所傳足以  
承先聖而開來學者泯沒無聞吾黨知而不行殊  
不若不知之為愈也請於浥池建一正學坊以表  
章之而盡錄其所遺書一體編次校正發河南府  
分擇賢守令遽給所費而刊行之文斯文之幸也  
生忝以臺下查處先賢祠墓之行非生輩所易及  
而生獨舉二老先生者又平生所真知而實慕之  
者幸臺下有此盛舉不日大拜柄用借寇無由失  
此機會當遺恨終身也生以衰廢不能上報聖



恩頁古聖賢之教多矣願感仰教愛欽慕夙采不  
敢以踈遠林下腐村自棄於大賢君子之門故因  
脩謝敢以是瑣瑣奉瀆焉萬惟體諒不罪也乞便  
中不吝教音荷感

正德十二年八月初六日生澤再拜

魯齋全書之刊行因巡撫河南都御史西蜀李  
老大人查處先賢祠墓以隆風教之舉故來陝右  
率庵彭老先生大人脩是啓瀆責官編次校正之  
所成也河內教諭宰廷俊不汲其善故錄于左以  
示後之君子



魯齋全書卷之七終



